

開明少年叢書

少年美術故事

豐子愷著



少年美術故事

豐子愷著



少年美術故事

開明書店

民國廿六年三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少年叢書
少年美術故事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豐子愷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葉心表兄

恭賀新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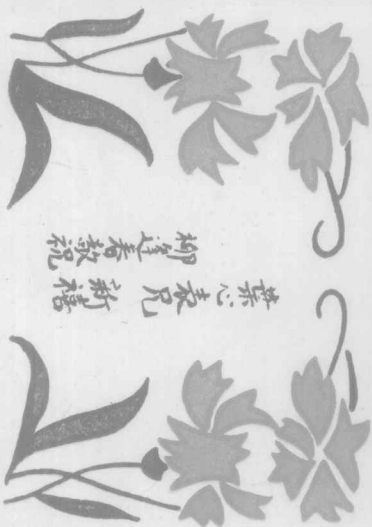
柳如金鞠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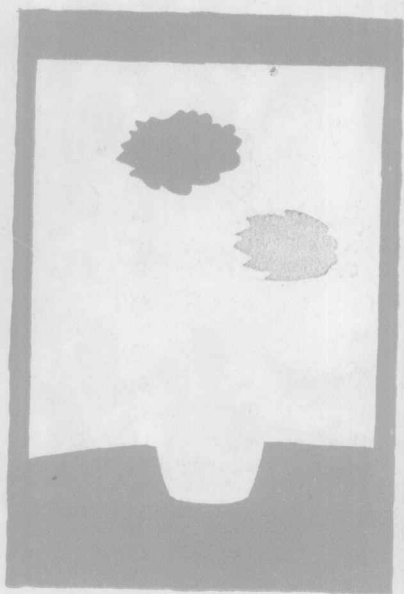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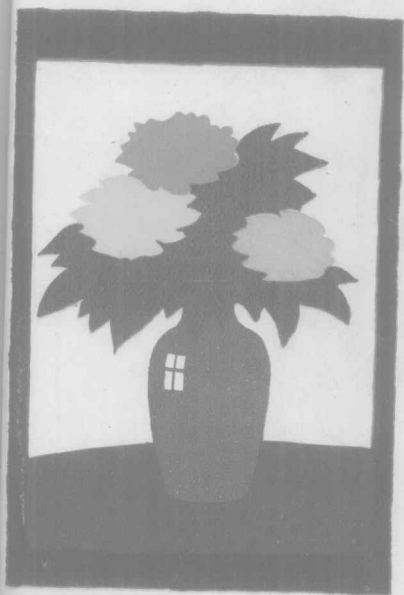
美意延年

如逢春妹
如金弟 親禧

秋葉心畫祝



葉心表兄 新禧
柳逢春敬祝



目次

賀年	一
初雪	七
花紙兒	一三
弟弟的新大衣	一八
初步	二三
餵食	二六
兒童節前夜	三三
踏青	三八
遠足	四三
竹影	四八
爸爸的扇子	五三

嘗試	五九
珍珠米	六四
姆媽洗浴	六九
洋蠟燭油	七四
新同學	七九
葡萄	八四
九一八之夜	八九
展覽會	九四
落葉	九九
二漁夫	一〇五
壁畫	一一一
寄寒衣	一一六
援綏游藝大會	一二二

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清晨，我被弟弟的聲音驚醒。他一早起身，正在隔壁房裏且跳且叫：「日曆只有一張了！過年了！大家快點起來過年！」隨後是姆媽喊住他的聲音：「如金！靜些！兒爸爸被你打覺了！你已是高小學生，五年級讀了半年了，怎麼還是這般孩兒氣，清早上大聲叫跳！」弟弟靜了下來，接着低聲地向媽媽要新日曆看。我連忙披衣起牀，心中想：這會是今年最後一次的起牀，明天便是新年例假了。這一想使我不怕冷，衣裳穿得格外快些。但回想姆媽對弟弟說的話，又想到我六年級已讀了半年，再過半年要畢業了，不知能不能……有些兒耽心。

我一面扣衣紐，一面走進姆媽房中。看見日曆上果然只掛着單薄薄的一張紙，樣子怪可憐的。弟弟捧着一冊新日曆，正在窗前玩弄。我走近去一看，只見厚厚的一刀日曆，用紅紙封好了，裝在一片硬紙板上。紙板上端寫着某香煙公司的店號。店號下面描着圖案，圖案中央作一長方形的圈子，圈子裏面印着一個電影明星的照片。不知是胡蝶，還是徐來，我可認不得。但見她側着頭，扭着腰，裝着手勢，扁着嘴，欲笑不笑，把眼睛斜轉來向我看。好像我們校裏那個頑皮的金翠娥，躲在先生的背後裝鬼臉。我

立刻旋轉頭，走下樓去洗臉。我們喫過早粥，赴校的時候，弟弟叮嚀地關照姆媽，最後一張日曆要讓他回來撕，新日曆要讓他回來開。姆媽笑着答允了。

我們上完了今年最後一天的課，高興地回到家裏。弟弟放了書包就奔上樓，想去撕日曆。但被爸爸阻住了。爸爸正坐在窗前的桌子旁邊看書冊。桌上供着一盆水仙花，一瓶天竹，一對紅蠟燭，一隻銅香爐，和一隻小白鳴鐘。——這般景象，我似覺以前曾經看到過，但是很茫然了。仔細一想，原來正是去年今日的事！種種別的回憶便跟了牠浮出到我的腦際來。

爸爸對弟弟說：「今天是今年最後的一天，我們不要草草過去。我們大家來守歲，到夜半才睡覺。日曆也要到夜半才可撕。在夜裏，我們還要做遊戲，講故事，燒年糕喫呢！」弟弟聽了又跳起來，叫起來。爸爸拉住他的臂膊說：「不要性急，今年還有八個鐘頭呢。你們乘這時候先畫一張賀片，向你們的最好的朋友賀年。」

「好，好，好。」我們答應着，搶先飛奔下樓，向書包裏去拿畫具。途中我記起了：去年圖畫課中華先生叫我們畫賀片，我畫一隻豬糞，同學們大家說「難看，難看。」華先生偏說「好看。」他說「你們爲甚麼看輕豬糞？你們不是大家愛喫牠的肉麼？」後來我告訴爸爸，爸爸說：「因爲中國畫家向來不畫豬糞，所以大家看不慣。其實也沒啥，不過樣子不及兔子，山羊那般玲瓏罷了。」今年不知應該畫甚麼

動物了？等會兒問問爸爸看。

我們把畫具端到樓上，放在東窗下的桌上，開始畫賀片了。畫些甚麼呢？我就問爸爸明年是甚麼年。爸爸說明年是丙子年，子年可以畫個老鼠。但我所發見的題材，被弟弟搶了去。他說：「我畫老鼠！老鼠拉車子！昨天我在小人國裏看見過的。」我同他論理，但他連說「對起，對起，對起，對起，」管自拿鉛筆打稿子了。「對起」就是「對不起」，是他近來的口頭禪。他每逢自知不合而又不捨得放棄的時候，便這樣說。我知道他已熱心於畫老鼠拉車了，就讓讓他罷。但是我自己畫什麼呢？想了好久，記得以前華先生教我們畫花的圖案，我畫得很高興。現在就畫些花的圖案吧。

我的顏料沒有用完，弟弟已經畫好，拿去請爸爸看了。我趕快完成，也拿過去。但見爸爸拿着剪刀正在裁剪弟弟的畫紙。一面說着：「你畫老鼠拉車，不可畫得太高。下面剪掉些，上面多留些空地寫字吧。」剪成了明信片樣的一張，他又說：「上面太空，添描一個很長的馬鞭吧。」弟弟搶着說：「本來是有馬鞭的，我忘記了！」爸爸就用指甲在賀片上劃一個彎彎的線痕，叫他照樣去畫。爸爸看了我的畫，說：「很好看；但你可用更深的紅在花瓣上作個輪廓，用更深的綠在葉子上作個輪廓。那麼，深紅配淡紅，深綠配淡綠，好看得多。這叫做『同類色調和。』」我照他所說的去改了。弟弟已經畫好馬鞭，看看我的畫，跳起來說：「姊姊用顏料的！不來，不來，我要畫過！」就向爸爸嚷着要換。爸爸說：「如金畫不一定

要用顏料的呀！你姊姊的是『裝飾畫』，所以用顏料。你的是『記事畫』，可以不用顏料。」但弟弟始終不滿意，撅起小嘴唇看我的畫，連說着「我要畫過，我要畫過。」這時候姆媽進來了。她聽見了弟弟咕嚕咕嚕，就來看他的畫；知道他嫌沒有顏料，就對他說：「也可以着顏料的。我教你吧！小人的衣服上着紅色，小車的輪子上着黃色，老鼠和車子本來是黑色的。」弟弟照姆媽的話做了，覺得果然好看，就笑起來。爸爸啣着香煙，也走過來看，笑着說：「很好，很好，全靠姆媽，不然又要鬧氣了。但我看紅色太孤另，沒有『呼應』。最好拉車的繩子換了紅色。」弟弟又搶着說：「原是一根紅頭繩呀！我在小人國裏看見的。」於是大家商量改的方法。姆媽對我說：「逢春你幫幫他吧。先用橡皮將黑繩略略擦去，然後用白粉調了紅顏料蓋上去。」我照姆媽的話給他改。弟弟見我改成功了，又連說「對起，對起，對起，對起。」姆媽說：「不要『對起』了，且說你們這兩張賀片送給那個。」我和弟弟齊聲說出：「送給秋家葉心哥哥。」爸爸說「好。」就教我們寫字。姆媽說：「寫好了大家下來喫夜飯吧。喫過夜飯還要守歲呢。上星期葉心曾說放了年假來守歲，黃昏時他也許會來的。」說過，就先自下樓去了。

弟弟喫飯來得最遲，他手裏拿着一封信，封壳上貼着一分郵票，寫着「本鎮梅花弄八號秋葉心先生收，梅花弄二號柳宅寄。」匆忙地對我們說：「我到郵政局裏去寄了這兩張賀片再來喫飯。」就飛奔去了。爸爸笑着說：「哈哈，還是秋家近，郵政局遠呢！」姆媽也說：「恐怕信沒有到郵政局，人已經

來這裏了！

喫過夜飯，我們正在點起紅燭，準備守歲的時候，郵差敲門了。我們收到一封城裏寄來的信。拆開一看，原來是葉心哥哥從縣立初級中學寄來的賀年片。附着一封信，說他要今日晚快回家，先把賀片寄給我們，晚上他也來我家守歲。我和弟弟歡喜得很，忙將賀片給爸爸看，爸爸嘖嘖稱讚道：「到底不愧爲藝術家的兒子！又不愧爲中學生！他的畫兼有你們二人的畫的好處呢：逢春畫兩枝花，形式固然美觀了；但是內容沒有表示新年的意義。如金畫隻老鼠，內容原有新年的意義了；但是形式好像小國童話書裏的插畫，不甚適於賀片的裝飾。虧得加了一根長馬鞭，把『恭賀新禧』等字鉤住，還有點圖案的意味。現在看到葉心的畫，覺得是兩全的了。在形式上，松樹佔了左邊，地和朝陽佔了右邊，青雲和松葉佔了上邊，成了三條天然的花邊。在內容上，這幾種東西又都含有慶賀新年的意思：初昇的太陽，常青的松樹，高的雲，廣的海，和活潑地出巢的小鳥，沒有一樣不表出新年的歡樂和青年的希望。題的字也很有意味呢！我們爭問爸爸怎麼叫做「美意延年」？他繼續說：「這是出於荀子裏的。美意就是快美的心，也可說就是愛美的心。延年就是延長壽命。一個人愛美而快樂，可以康健而長壽。這意思比你們的『恭賀新禧』高明得多了。」我聽了覺得臉上有些發熱，同時更佩服葉心哥哥的天才了。爸爸又仔細看他的賀片，搖搖頭對媽媽說：「葉心的美術的確進步了。你看他佈置多少勻稱！太

陽聳得最高的地方，這一行字特地縮短些，交互相補。進中學才半年，就這樣進步，這孩子……」姆媽正拿着一本新日曆想要去掛。爸爸隨手把賀片放在日曆上端的電影明星的照片上，說道：「咦！大小正好。倘換了這張，好看得多，有意思得多呢。」我本來討厭這裝鬼臉的金翠娥。要掛着了教我看她一年，真有些難受。我連忙讚成爸爸的話，提議把賀片用漿糊黏上。爸爸和姆媽都說「好」，弟弟也說「好」。我就實行我的提議。但把漿糊塗到電影明星的臉上和身上去的時候，我又覺得有些對她不起。旁觀的弟弟早已感到這意思，他笑着說：「對起，對起，對起，對起！」

不久葉心哥哥來了。他果然還沒有收到我們的賀片。我們謝他的賀片，並把爸爸稱讚他的話告訴他，羨慕他的美術的進步。他臉孔紅了，咬着嘴唇旋轉頭去，恰好看見了黏在日曆上邊的賀片。他驚奇地一笑，又轉向別處。後來對我們說：「待我收到了你們的賀片，把牠們鑲在鏡框裏！」

我們這晚做了種種遊戲，講了許多故事，又喫年糕和橘子。直到敲出十二點鐘，方才由弟弟撕去最後一張舊日曆，打開新日曆。年已經過了！父親派工人送葉心哥哥歸家。我們送他出了門，各自去睡覺。我夢到「美意延年」的畫境裏，在那松下海邊盤桓了多時。醒來時，元旦的初陽已照在我的牀上了。

初雪

早上醒來，看見牀上的帳子白得發青。撩帳一看，窗外的屋頂統統變白了！我連忙披衣起身，看見室內靜悄悄的，一切都帶着銀色，好像電影裏所見的光景。

盥洗後走出堂前，看見弟弟站在階沿上，正在拿萬年青葉子上的雪塞進嘴裏去，笑着招呼我：「來喫冰淇淋！」我們喫了一些「冰淇淋」，就被母親叫去喫早粥。在食桌上，弟弟向母親要求到外婆家的洋樓裏去看雪景。我知道縣立中學是昨天放寒假的，葉心哥哥一定已經回家。自從新年別後，沒有相見過。今天去望望他，一同看雪景，更有興味。於是我也要求同去。母親答允了，但吩咐我們路上看滑交。又拿出一包糖年糕，叫我們帶送外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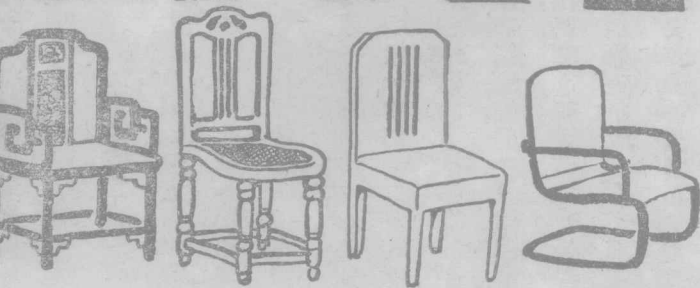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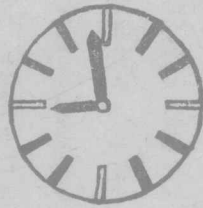
街上的雪已被許多人的腳踏壞，弄得齷里齷齪了。只有外婆家旁邊的小弄，望去很好看。雪白而很長一條，上面蜿蜒地畫着一道腳踏車輪的痕跡。不知那一端通到甚麼地方？樣子很是神祕。

走進外婆家，看見外婆坐在廳上的太師椅子裏，把小腳踏在銅火爐上，正在指揮女僕整理網籃和鋪蓋。她見了我們，驚喜地說：「這麼大雪天，虧你們走了來！」就拉住我們的手，檢查我們穿着的衣

服。然後指着那綢藍鋪蓋說：「葉心昨天晚上才回家，行李還沒有收拾呢。你們到洋房樓上去玩吧。他父子兩人正在那裏布置房間呢。你舅舅新買來的那種新式椅子，後面空空地，坐上去像要跌交似的，教我是白送也不要牠！你們去看看吧。」我們把年糕送給外婆，就轉入廳內，通過走廊，跨上洋房的樓梯。

我們走進房間，看見娘舅和葉心哥哥大家穿着襯衫，捲起衣袖，臉上紅紅地，靠在窗邊端相室內的家具。看見我們進去，葉心哥哥叫道：「你們來得正好！我們方才布置妥當，正想有客人來坐，你們來得正好！」便拉我們去坐。我好久不見娘舅，正想問問安，已被葉心哥哥拉到房間中央一隻奇形的玻璃桌子旁邊，硬把我按在一隻奇形的椅子裏了。弟弟也被按在我對面的椅子裏。於是娘舅和葉心哥哥也來相對坐下。四個人坐着四隻奇形的椅子，圍住一張奇形的桌子，好像開甚麼特別會議。我從看慣了的自己家裏出門，走過齷齪的街道，通過外婆的古風的廳堂，忽然來到了這裏，感覺得異常新鮮。這房間裏的牆壁都作淡青色，壁上掛着銀框子的油畫。油畫下面放着幾何形體似的各種桌子，茶几，沙發，和書櫃。這些家具上面毫無一點彫花，連一根裝飾的直線也沒有，好像是用大積木搭出來的。尤加奇形的，是我們所坐着的椅子。這些椅子用一根鋼管彎成，後面沒有腳，真如外婆所說，好像坐上去要跌交似的。但我坐上了，卻覺得很舒服。這樣新奇的一個房間，被三四個大窗子裏射進來的銀色的

雪光一照，顯得愈加純潔樸素，好似一種夢境。娘舅開始向我們問爸爸姆媽的好，又說他爲了美術學校開教授作品展覽會，才於昨天回家。爲了要布置這些家具，還沒有來望我們的爸爸。隨後就把這種新家具一樣一樣地爲我們說明。他說：「這是很新的一種形式，其特點是省卻以前的種種繁瑣的裝飾，而用樸素的幾何形體。舊式的家具，統是彎彎曲曲的線，統是細緻的彫花，雖然華麗，但太複雜，看上去不痛快。現代的人，對於一切美術要求其單純明快。凡不必要的裝飾，應該除去。因此家具漸漸地樸素起來。到了現在，就有人造出這種最新的形式來。你們覺得好看嗎？」我們都說好看。弟弟指着牆上的自鳴鐘驚奇地叫道：「咦！這隻鐘沒有數目字的！」我擡頭一看，果然看見一個圓形的黑框子裏，四周畫着十二條粗大的黑線，兩隻粗大的黑針一長一短地橫在中央，此外毫無一物。那十二條粗線中，垂直的兩條（十二點和六點）和水平的兩條（三點和九點）都是空心的，因此容易認識。我一看就隨口說出：「九點還差一分。」娘舅得意地笑道：「我這里的東西都是奇怪的。但你一看就能說出幾點幾分，可見奇怪得還有道理。」他笑着立起身來，拿了大衣預備出門，叫葉心哥哥陪我們玩。等他出走了，我們就到窗前來看雪。這樓位在市梢，窗外一片廣大的郊原，蓋着厚厚的白雪。只有幾間茅屋和幾株樹，各自頂了一頭白雪，疏朗朗地點綴着。以前我們在這里所見的繁華的春景，濃重的夏景，和清麗的秋景，現在都不見了。眼前只見明快的一片白色，和單純的幾點黑色。回想起娘舅解釋新美術



形式的話，我覺得現在室內和室外的景象非常調和，我們好像是特地選擇這一天來參觀這些新家具的。葉心哥哥的慇懃的招待打斷了我的閒想。他拿着一本照片冊邀我們看。這裡都是他自己拍的照片，取景構圖都很好，沖曬也很精潔，襯着黑紙，映着雪窗的光，樣子分外美觀。翻到後來，忽然展出兩張色彩圖來。仔細一看，原來是我和弟弟畫送他的賀年片。我們要求他把這兩張拿出。他說：「你們不是把我的畫黏在日曆上，預備給大家看一年麼？」這時候外婆派人來叫我們了。我們就下樓，到廳上來喫年糕。這一天我們在外婆家談了種種話，喫了中飯，下午方才回家。

回到家裏，把在舅家的所見告訴爸爸。爸爸說：「各種器物，都有繁簡種種形式。大概從前的人歡喜繁，現在的人歡喜簡。」他隨手拿鉛筆在一本拍紙簿上畫給我們看，一面說着：「譬如鐘，以前用細緻的羅馬字，後來改用簡明的阿拉伯字，現在連阿拉伯字也不要，只用一條線。又如茶杯，花瓶，痰盂等，以前大都用S曲線，後來曲線改簡，用括弧形的，或X形的。有時索性不要曲線，而用不並行的直線，或竟用並行的直線。又如椅子，從前的太師椅，曲曲折折，嚕嚕嚕嚕。」弟弟指着爸爸描出來的圖，插口說：「外婆坐的就是牠！」爸爸又描一隻椅子，繼續說：「不必說外婆，就是你姆媽房裏的籐穿椅，腳上一輪一輪的，一段一段的，也嚕嚕得很。所以後來就不流行，改用直線腳。再簡起來，就是娘舅家的鋼管椅子。其他桌子，眠牀等，也都有同樣的變化。建築也是如此。舊式房子形式繁複，新式房子形式單純。將

來你們到大都市裏去，可以看見許多實例呢。」爸爸放下鉛筆，結束地說：「建築和工藝美術同一潮流。這潮流是從人的思想感情上變出來的。」

姆媽進來了，向我問了些外婆家的情形之後，告訴我們說：「今天上午華明的母親來過了。她說華明因為早上在庭中的雪地裏小便了一下，被華先生罵，說他『已是五年級生了，毫無愛美的心，敢用小便去摧殘雪景美術科白學了的！』於是罰他在家讀書，叫他母親來我家借一冊陽光底下的房子去，定要他今天讀完，晚上還要考他呢。」弟弟聽了，很同情於華明的受罰，輕輕地對我說：「我們明天去望望他？」我點點頭。

花紙兒

華明在庭中的雪地裏小便，他父親——華先生——罰他在家裏讀書。弟弟同情於華明的受罰，早就對我說，想和我一同去探望他。但他因為那天冒雪到外婆家走了一趟，得了重傷風，母親不許他出門。今天他好全了，才同我去看華明。

我們出門時，母親吩咐我說：「逢春，今天是陰曆元旦。雖然陰曆已被廢了，但我們鄉下舊習未除。倘使華先生家正在招待賀年的客人，你們應該早早告辭，不要也在那裏擾鬧他們。」我答應了，就回弟弟出門。

弟弟不走近路，卻走廟街，穿過元帥廟，繞道向華家。我知道他想看看陰曆元旦市上的熱鬧。我們穿過廟街時，看見許多店都關門，門前擺着些喫食擔、花紙攤、玩具攤。路上擠着許多穿新衣服的鄉下人，男女老幼都有。他們一面推着背慢慢地走，一面仰頭看攤上的花樣。我但見紅紅綠綠的衣裳，和紅紅綠綠的花紙玩具一樣刺目，覺得真是難得見到的景象。到了廟裏，又見一堆一堆的人，有的在看戲法，有的在看「洋畫」。弟弟奇怪起來，問我：「他們這種事體，爲甚麼不提早一個多月，在國曆元旦舉

行難道這種事體一定要在今天做的？」我說：「舊習未除，」母親剛才不是說過的麼？」弟弟兇起來：「甚麼叫『舊習』？都是人做的事，人自己要改早，有甚麼困難？」我不同他辯了。心中但想：倘使中國的人個個同弟弟一樣勇敢而守規律，我們的國恥不難立刻雪盡，我們的失地不難立刻收回，何況陰曆改陽曆這點小事呢？眼前這許多大人，我想都是從弟弟一樣的孩子長大來的；爲甚麼大家都頑固而不守規律呢？心中覺得很奇怪。一邊想，一邊走，不覺已到了華家的門前。

走進門，華師母笑着迎接我們，叫我們坐。隨後喊道：「明兒你的好朋友來了！」華明從內室出來，見了我們，便笑着邀我們到裏面去坐。他的下唇上塗着許多黑墨，證明他今天早上已經習過字了。我們走進他的房間，弟弟便問：「華明你這樣用功，一早就寫字？」華明搖搖頭，管自說道：「你們來得很好，我氣悶得很，正想有朋友來談談。」就拉我們到他的書桌旁去坐，自己卻匆匆地出去了。我看見他的房間小而精。除桌椅和書櫥外，壁上妥帖地掛着兩張畫，和一條字的橫幅。其中一幅畫是印刷的西洋畫，我記得曾在葉心哥哥的畫冊中看見過，是法國畫家米葉作的初步，裏面畫着農家的父母二人正在教一孩子學步。還有一幅水彩畫的雪景，我看出是華先生所描的。橫幅中寫着筆劃很粗的四個字：「美以潤心。」旁邊還有些小字，我正在同弟弟鑑賞，華明端了茶和糖果進來，隨手將門關上，然後把茶和糖果分送我們喫。

使我驚奇的他的門背後掛着一張時裝美女月份牌——華先生所最不歡喜的東西這東西與其他的字畫很不調和。弟弟就質問華明。華明高興地說：「你看這月份牌多麼漂亮！可是我的爸爸不歡喜牠，不許我掛。他強迫我掛這些我所不歡喜的東西（他用手指點壁上的初步雪景和美以潤心）。於是我只得把牠掛在門背後，不讓他看見。我還有好的掛在櫥門背後呢！」他說着就立起身來，走到書櫥邊，把櫥門一開。我們看見櫥門背後也掛着一張月份牌，內中畫的是一個古裝美人，色彩是非常華麗的。弟弟說：「你老是歡喜這種華麗的東西。」華明說：「華麗不是很好的麼？把這個同牆上的東西比比看，這個好看得多呢。我爸爸的話，我實在不贊成。他老是歡喜那種粗率的糊裏糊塗的畫，破碎的，歪來歪去的字，和一點也不好看的風景，我真不懂。那一天，我在雪地裏小便了一下，他就大罵我說甚麼『不愛自然美』，『沒有美的修養』，『白白地學了美術科』……後來要我在寒假裏每天寫大字，並且叫媽媽到你家借書來罰我看。我那天的行爲，自己也知道不對。但我心裏想，雪有甚麼可愛冰冷的，潮溼的，又不是可喫的米粉，何必這樣嚴重地罵我，又罰我。我天天寫字，很沒趣。字只要看得清楚就好，何必費許多時間練習？至於那本書，陽光底下的房子，我也看不出甚麼興味來，不過每天免強讀幾頁。」於是我問他：「那麼你這幾天住在屋裏做些甚麼呢？」他說：「我今天正在算一個問題。這是很有興味的一個問題。你知道：一個一個地加上去，加滿一個十三擋算盤，需要多少時光？」我們想了一會，

都說不出答案來，最後弟弟說：「怕要好幾個月罷？」他說：「好幾個月要好幾萬年呢！這不是一個很有興味的問題麼？」他忽然改變了口氣，說：「我還有很好看的畫呢！」說着，掀起他的桌毯，抽開抽斗，拿出一卷花紙兒來。一張一張地給我們看，同時說：「這是昨夜才買來的。我爸爸又不歡喜牠們，所以我把牠們藏在抽斗裏。」

我們一看就知道這就是剛才我們在廟街裏所見的東西。因為難得看見，我們也覺得很有興味。華明便津津有味地指點給我們看他所買的花紙兒很多。有三百六十行，吸雅片，殺子報，馬浪蕩等，都是連續畫，把一個故事分作數幕，每幕畫一幅，順次展進，好像電影一般。還有滿幅畫一齣戲劇的，甚麼水戰蘆花蕩，會審玉堂春等，統是戲臺上的光景。我看了前者覺得可笑。因為人物的姿態，大都描得奇形怪狀。看了後者覺得奇怪。許多人手拿槳兒，跟着一個大將站在地上，算是「水戰」，完全是舞臺上的光景的照樣描寫。這到底算戲劇，還是算繪畫？總之這些畫全靠有着紅紅綠綠的顏色，使人一見似覺華麗。倘沒有了顏色，我看比我們的練習畫還不如呢。華明如此歡喜牠們，我真不懂。弟弟看了，笑得說不出話來。華明以為他歡喜牠們，就說送他幾張，教弟弟自選。弟弟推辭，華明強請。我說：「既然你客氣，我代他選一張罷。」便把沒有大紅大綠而顏色文雅的一張拿了。華明說：「這是二十四孝圖，共有兩張呢。」就另外檢出一張來，一同送給我。這時候，我聽見外室有客人來，華師母正在應接。我和弟弟

便起身告辭。華明說抽斗裏還有許多香煙牌子，要我們看了去。我們說下次再看罷。

回到家裏，母親把二十四孝圖中的故事一個一個講給我們聽。我覺得故事很好笑。像「陸績懷橘遺親」，做了賊偷東西來給爺娘喫，也算是孝順？母親又指出三幅最可笑的圖：「郭巨爲母埋兒」，「王祥臥冰得鯉」，「吳猛恣蚊飽血」。她說：「陸績爲了孝而做賊，還在其次呢。像郭巨爲了孝而殺人，王祥爲了孝，不顧自己凍死，溺死；吳猛爲了孝，不顧自己被蚊子咬死，才真是發瘋了。」弟弟指着畫圖說：「這許多蚊子叮在身上，吳猛一定要生瘡疾和傳染病而死了！」母親笑得撫他的肩，說道：「你大起來不要這樣孝順我罷！」我記得弟弟那天讀了新少年創刊號的文章展覽中的背影，很是感動，對我說：「姊姊，我們將來切不可『聰明過分』！我知道弟弟一定孝親，但一定不是二十四孝中的人。」講起華明，母親說這個孩子太缺乏趣味，對於美術全然不懂。他的父親倒是很好的美術教師，將來也許會感化他。

弟弟的新大衣

寒假開學這一天的早晨，姆媽拿出弟弟的新大衣來給他穿。弟弟先把左臂全部插進衣袖裏，右臂便插不進去，哭喪着臉喊：「嫌小嫌小！」

姆媽走過來幫他穿，一邊說着：「真是鄉下孩子！穿大衣的法子還沒懂得呢！兩隻手要向後，一齊插進去的呀！」姆媽給他穿上，紐好之後，退遠幾步，端相了一會，說：「到底大衣好看。活像一個新少年了！如今要留心點，不可再用衣袖和屁股當手帕！」弟弟原有用衣袖揩鼻涕，和把手上的齷齪擦在胸前的習慣。姆媽屢次說他，近來他已改好些，知道用手帕揩鼻涕，而把手上的齷齪擦到自己看不見的屁股上去了。爸爸曾經譏笑他這是「進步」，他很難爲情。這會姆媽又這樣說他，他便把話頭轉開去，笑着對姆媽說：「新少年是一冊雜誌呀！我怎麼會活像新少年的？」說得大家笑了。

我覺得大衣的確比短衫或長衫好看。回想弟弟穿短衫時的模樣，似乎年紀要小得多，完全看不上眼；穿長衫時的模樣，又似乎年紀要老得多，一點沒有威勢。如今穿了小大衣，樣子便好看起來：精神比前振作，動作比前活潑，眼睛也似乎比前有光輝，真是「活像一個新少年了！」我伴着他上學校時，



路上的人大家對他注目，弄得他很不自在，只管低着頭躲在我的背後。

華先生兩手鑲拱在胸前，站在校門口。看見我們走來，笑着說：「柳如金的新大衣漂亮得很呢！」弟弟愈加難爲情了，走進校門，忙向紀念廳跑。華先生目送他跑。我說：「請華先生給他畫一個『斯侃契』(Sketch)就是速寫)罷。」華先生點點頭。

紀念廳裏已有着許多男學生。我們校裏的習慣，開學第一天大概不上課，行過開學會，發過新書之後，大家可以回家，明天再來上課。所以男同學們大家不到教室，空手站在操場上或紀念廳裏等候開會。女同學們則集中在紀念廳隔壁的六年級教室裏等候。弟弟一進紀念廳，就攢入人叢中。但是同學們都注意他的新大衣，打着圈子看他，又對他說

笑。最會說笑的是華明。他第一個說：「大家看！柳如金穿着新大衣來拜年了。」綽號老太爺的王品生穿着一件大馬褂，走上前來，模仿大人對弟弟拱拱手，說：「恭喜發財！」李學文用兩手把老太爺和弟弟分開，高聲喊道：「甚麼『恭喜發財』？你們用陰曆的都要打倒！」弟弟挺着胸脯向李學文說：「我不是來拜年的，並沒有用陰曆！」李學文忘記了自己的新圍巾和新藍棉綢袍子，同他辯：「今天是陰曆正月初九，你穿新衣裳便是用陰曆，應該打倒！」說得大家都笑起來。這時候沈榮生拖着穿童子軍衣服的張健走過來，把他推在弟弟身上，口裏喊着：「兩個外國人！兩個外國人！」綽號神經病的陳金明卻把張健拉開，眼睛望望我們的教室裏穿大衣的女生宋麗金，裝着鬼臉說：「不是兩個外國人是兩個『金』！兩個穿大衣的『金』！」大家拍手喊道：「好啊！一對！一對！」我們教室裏的女同學也都笑起來，大家向宋麗金看，看得她臉孔紅了。華先生拿着速寫簿，躲在紀念廳旁門邊爲各人寫生，大家沒有注意到。這時候他把速寫簿藏入衣袋，走出來喊道：「不要吵了！開會了！」接着鈴聲就響，操場上的同學都跑進來，校長先生也進來了。大家齊集紀念廳去開會。

開過會，領了新書，我正想回家，華先生走來對我說話了：「我已給你弟弟畫了一張『斯侃契』了呢！」就從衣袋裏摸出速寫簿來遞給我。許多女同學圍集攏來看。我看見畫的不止弟弟一個，剛才說笑的許多人：王品生、李學文、張健、沈榮生、神經病都在內；他的兒子華明也在內。王品生戴着瓜皮帽，

穿着一件大馬褂，大搖大擺的，真像一個老太爺。李學文穿着長衫，圍着圍巾，態度很斯文。華明戴鴨舌頭帽，穿一件黑背心，像商店裏的小夥計。張健又瘦又長，單薄薄的穿着一套童子軍裝，看了使人發冷。那沈榮生上身穿着短衣，罩着黑背心；下身穿着一條膨脹的厚棉褲子，兩隻腳管札得緊緊的，好像一對燈籠。那神經病穿着寬大的短衣短褲，渾身鬆懈，臉上永遠裝着鬼相。我笑道：「咦！他們的服裝各人各樣，沒有一個相同的呢！」女同學們看了都好笑。回顧自己隊裏，發見女生的服裝也是各種各樣，極少有相同的。最會說話的徐嫻就要求華先生給女生們也畫幾張「斯侃契」。華先生看看我們各人的樣子，似覺很有興味，就說：「好，你們大家站着罷。」便拿了速寫簿走到遠處的門邊，對着我們寫生了。我們大家像做紀念週一般肅立。只有那綽號標準美人的金翠娥，撒嬌撒癡地喊：「啊唷，華先生不要寫我！」又扭扭捏捏地躲到王慧貞背後去，卻被王慧貞罵「輕骨頭」。金翠娥豎起眉毛想抗辯，被大家喝住，也只得肅立。這時候我覺得很痛快。

不多時，華先生寫好了，把速寫簿遞給我們看。他描着七個人的「斯侃契」，服裝也各人不同：宋麗金黑大衣裏面襯着白圍巾，樣子最好看。金翠娥旗袍上罩毛線短衣，一股摩登氣，在畫裏看看也不覺得十分討厭。徐嫻旗袍上罩着旗袍背心，戴着綴花球的絨帽子，傻頭傻腦的，很是可愛。王慧貞端正地穿着短衣短裙，樣子最是老成，像個中學生。李玉娥格子布短衣、短袴，像個小丫頭。陸寶珠黑色的短

棉背心，格子布袴子，歪着頭，把手插在背心洞裏，活像一個鄉下姑娘。還有一個戴圍巾，穿長衫，滿頭黑髮的人，大家說是我。我自己卻不認識，看了覺得很奇怪。

我問華先生借了這冊速寫簿，拿回家去給姆媽爸爸看。姆媽看了華先生所畫的華明，笑着說：「他把自己的兒子畫得像個小滑頭。」我問：「華先生爲甚麼這樣不講究服裝？」姆媽說：「華先生何嘗不要講究？只是華師母和華明自己不懂得服裝，不要好看，華先生也沒有辦法！」我又問爸爸：「弟弟穿了大衣，爲甚麼比穿短衫或長衫好看？」爸爸說：「大衣是西洋服裝。西洋式的衣服，各部分都依照人的身體的尺寸而裁剪，穿上去很稱身。故只要身體生得好，穿上衣服去樣子總好看。中國式的衣服，只是大概照身體，卻不講究身體各部的大小，穿上去往往不稱身，樣子便不容易好看。衣服同家具一樣：西式的用家具來湊身體，中式的用身體去湊家具。」他又說：「服裝實在是比家具更重要的一種實用美術。這是活的彫塑藝術！」

我覺得這話很有意味。就把華先生的「斯侃契」臨摹下來，想描成十四種服裝圖。弟弟出校後跟華明同到廟前玩耍，這時候方才回家，見我在描畫，就挨過來看看。見我描着他 and 宋麗金一對大人物，以爲我也是和他說笑，就伸手來奪我的畫。幸而我提防得早，沒有給他奪去。

初步

徐媽提着一大籃黃矮菜，兩隻小脚在天井裏的石板上「的的搭搭」地敲進來，嘴裏喊着：「小客人來了！」我和弟弟並不問她，賽跑似地趕到門口。但見河埠上停着一隻赤膊船，船裏坐着雪姑母，雪姑母手裏抱着鎮東。茂春姑夫蹲在岸上，正在把船纜縛到涼棚柱脚上去。我們齊喊：「鎮東！鎮東！」鎮東兩隻手用力撐住雪姑母的下巴，拚命想從她身上爬下來，並不理睬我們。雪姑母兩手抱住他，仰起頭，代替他答應：「噯！逢春姊姊！噯！金哥哥！」說最後兩字時，嘴巴被鎮東的手蓋住了，發音好像「如金媽媽！」岸上的人大家笑起來。雪姑母就在笑聲中上了岸。

我還記得，鎮東是前年九一八出世的。當時茂春姑夫來報告我們，笑嘻嘻地說：「到養個囡囡。」又說：「娘舅給毛頭起個名字罷。」後來爸爸就在一張紅紙上寫「蔣鎮東」三個大字，上面又橫寫「長命康強」四個小字，和產湯一同送去。這好像還是昨天的事，誰知鎮東已長得這麼大了。當雪姑母擒了他走進我家時，他不絕地想爬下來，使得雪姑母幾乎擒拿不住。到了堂前，雪姑母把他放在方磚地上，說：「讓你去爬罷！娘舅家的地上比鄉下人家的桌子還乾淨呢。」接着又對姆媽說：「爬還爬

「不動，想走。」就是他！他在家裏只管在泥地上爬，拾了雞糞當葷齧的！說得大家又笑起來。姆媽走過去抱了他，教他坐在膝上。我們大家圍攏去同他玩笑。

鎮東「叫名三歲」其實只有一歲半。他不像城市裏的小孩子一般怕陌生人。好久不到我家，一到就同我們熟識。雪姑母教他叫人，「娘舅！舅媽！」他都會叫，而且叫時聲音響亮，臉上帶着笑容，非常可愛。雪姑母說他到別處去沒有這樣乖。姆媽說到底是外婆家，外婆家原同自家一樣。爸爸卻說：「一半也是長在鄉下的原故。鄉下的環境比城市好得多呢。」他伸手捏捏鎮東的小腿，又摸摸他的圓肥而帶紫銅色的小臉，咬緊了牙齒說：「你看！一股健康美！定要有這樣的好體格，將來才能『鎮東』呀！」又握他的小手，笑着對他說：「將來你去『鎮東』，不要忘記啊！」鎮東吃吃地笑。

鎮東在姆媽身上坐得不耐煩了，又開始要爬下來。爸爸退後幾步，張開兩臂蹲在地上，對姆媽說：「不要給他爬，讓他學學步看。來！你放他走過來。」姆媽扶他站在地上，說着：「鎮東乖乖，走到娘舅那裏去！」鎮東高興得很，看着爸爸笑，同時慢慢地擺穩他的步位來。姆媽一放手，他居然搖搖擺擺地跑到了爸爸的懷裏。堂前一陣歡呼。爸爸立刻抱住他，站起身來，用手拍他的背。他把圓圓的小臉偎在爸爸的肩上，吃吃地笑，表示成功的歡喜。

這般可愛的光景，我們似覺曾在甚麼地方看見過，一時記不起來。正在回想，弟弟對我說了：「姊

姊，剛才的樣子，活像華明房間裏掛着那張畫裏的光景呢！不過不在野外而在屋裏。」我恍然大悟，搶着說：「不錯，不錯，米葉的初步，葉心哥哥的畫帖裏也有一張的。」弟弟說：「我們要他再做一遍，教爸爸拍一張照，好不好？」我說「好」。於是我們一同要求爸爸，爸爸立刻贊成，叫我就到樓上去拿照相機。繼又阻止我，躊躇地說：「在甚麼地方照呢？先想好了『構圖』再說。」弟弟斷然地說：「到後牆圈裏，籬笆外面，槐樹底下，雞棚邊，照出來就同那張畫一樣。」爸爸笑着點點頭，就同我們去看地方。這時候姆媽正擺好了糕茶盆子，請茂春姑夫、雪姑母和鎮東喫茶點。弟弟回頭對鎮東說：「你多喫點糕糕，喫好了糕糕，我們同你拍照！」

爸爸叫我和弟弟二人裝出人物的姿勢來，從遠處望望，又躊躇地說：「米葉的構圖，我記得很好的。不知人物怎樣布置，可惜找不到那張畫來參考。」弟弟說：「華明有，我去借。」拔起腳來就走。爸爸喊他不住，讓他去了。過了一會，弟弟氣喘喘地挾了畫框回來，後頭跟着華明。華明對爸爸說：「柳先生！你們要照美術的初步？」我們大家笑起來。弟弟教他：「不是『美術』，是米葉！我們這裏今天來了一個挨霞，陽光底下的房子裏的挨霞，你認識麼？我們要照你這張畫的樣子給他拍個照。」說着，把畫框遞給爸爸，就拉華明到屋裏去看鎮東。爸爸看了那畫，歡喜地對我說：「沒有這樣巧的！我們的籬笆和樹的位置，正同畫裏一樣。要算那個雞棚，恰巧代替了畫裏的小車。假如沒有這個，左邊太輕，構圖就

不穩了！好！我們完全模仿牠。你去拿照相機罷。」

我拿了照相機回來時，茂春姑夫，雪姑母，鎮東，華明，弟弟，和姆媽，都已來到。爸爸叫弟弟逗着鎮東玩耍，單請茂春姑夫和雪姑母先來演習。他在鏡箱後面的毛玻璃上仔細審察，校正他們的姿勢和位置。確定之後，就叫我抱鎮東到雪姑母身邊去，叫她扶着。鎮東全不知道要被拍照，張着兩隻小臂，吃地笑，躍躍欲試，比前次更加高興，樣子也更加可愛了。雪姑母和茂春姑夫卻拘束起來。雪姑母倉皇地叫：「等一等！照我的衣裳沒有扯挺，我的頭髮恐怕蓬着呢！」爸爸說：「還未照呢，現在先試做一遍看。真果要照時我會通知你們的。」於是大家放心，很自然地演習起來。雪姑母擺開步位，彎着腰，提着鎮東的兩腋，一面笑，一面說：「团团走，团团走，走到爸爸去！」茂春姑夫跪下左膝，伸出一隻大手，起勁地大喊：「团团來，鎮東來。」正在這時候，照相機鏡頭上「的」地一響，爸爸叫道：「好好照好了！」雪姑母呆了一會，後來說：「上了你的當，我全然不得知呢！」爸爸笑着回答她道：「不得知才好呢！得知了照出來一定不自然的。」說着就拿了照相機回進屋裏去。我們大家留在牆圈裏玩耍。我扶着鎮東走路，弄皮球，捉貓，拾雞蛋。弟弟卻和華明兩人坐在石凳上談個不休。我聽見華明說：「得知了照出來一定不自然，」倒是真的。他們起初的樣子，一點也沒神氣。後來就活潑起來，活像我那幅畫裏的人了。」弟弟說：「你那種月份牌的畫，大都是不自然的，沒有神氣的，你爲甚麼歡喜牠們？」華明想了一會，點點

頭說：「呃，倒是真的。」他拿起那畫框來，看了一會，自言自語地說：「這個好，這個好。」又說：「你們不要用了？我帶回去掛着罷。」說過，就挾了畫框告辭。姆媽說快喫飯了，我們大家就回進屋裏。

餵食

華明自從那天星期日看見我們模仿米葉的初步拍了一張照相之後，對於美術的興味忽然濃厚起來。第二天放夜學後就背了書包跟弟弟跑到我家悄悄地問我：「昨天的照相洗出了沒有？」我告訴他：爸爸昨天因為陪客人，沒有工夫洗照相。他搔搔頭皮，回家去了。

第三天放學後，他又背了書包來問。我又告訴他：因為定影藥——大蘇打——用完了，昨晚洗不成。今晨已由我寫信到城裏縣立中學，托葉心哥哥代買。他寄到後我們就洗出來給你看。他又搔搔頭皮，回家去了。

星期六課畢回家，我收到葉心哥哥寄來的一個小包。打開一看，裏面有一包大蘇打和一張畫。他的附信上說：「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們在模仿米葉作品的構圖拍照，我很羨慕，退課後恨不得坐飛機回來看一看。大蘇打一磅，已買來，現在包封了寄上，即請查收。前天我的姊姊又從美術學校寄了許多名畫的複製品給我。其中有一張米葉的餵食，我看描得比初步更加有趣。現在我把這畫一同寄給你，想你一定歡喜牠。這般大小的鏡框我知道你家一定有的，請你給牠配上適當的背景紙，裝入鏡框。」

掛在房間裏。將來你們如果找得到相似的莫特爾，也許還好模仿這構圖拍一張很有趣的照相呢。」

我把大蘇打交給爸爸，就去找鏡框來裝配那張名畫。只有弟弟牀前裝着他的甲上的寫生畫成續的那個銀邊鏡框，大小正好。我便除牠下來，預備借用一下。正在裝配，弟弟同華明，各人背個書包來了。弟弟見我拆毀他的成績，把書包向牀裏一丟，對我叫跳起來。我拿葉心哥哥的信給他看，並且說明暫時借用的意思。他讀了信，看了我正在裝好的名畫，笑起來，忘記了一切似地驚嘆道：「這張畫好極了！真個比初步更有趣！你看這三個孩子。」他捧着鏡框給華明看，繼續說：「中央的一個張着嘴來喫，像隻小鳥。這邊的一個已經喫過一口，正在辨滋味；那邊的一個看着他喫，正在吞唾涎呢！哈哈……」華明以笑代替答應，只管捧着鏡框細看。弟弟說：「掛起來大家看！」華明把鏡框遞給我。我把牠掛在窗口亮的地方，大家同看。弟弟向畫中指東點西，評長論短，嘮叨了一會，最後說：「你們知道他們爲甚麼坐在門檻上餵食？大家猜猜看！」接着立刻自己回答：「因爲門口風涼些，他們是在喫乘涼夜飯呀！」我笑道：「你不要瞎說，他們穿的衣裳這麼厚，頭上都戴帽子，怎麼會喫乘涼夜飯的？我想是曬太陽罷？你看門裏墨黑的，門外太陽光多麼亮！」華明一向背着書包對畫呆看，絕不插嘴。這時候他拍拍手說：「對啊，對啊！這女人是米葉夫人，這三個是米葉家的孩子，我知道了。」弟弟知道自己的話說錯了，無可辯白，就到華明身上出氣，指着他說：「你也是瞎說！你幾時認得他的？」又借用了阿Q偷羅蔔

時回答老尼姑的一句話詰問他：「你叫得他應麼？」華明最近同弟弟兩人讀吶喊，常把書中可笑的話記在心頭，時時用以說笑。這時候他也借用了趙七爺恐嚇七斤嫂的一句話來回答弟弟：「書上一條一條寫着！」說過，伸手向書包裏摸索。我正在笑得肚痛，但見華明摸出一冊黃面的書來，書面上寫着「西洋名畫巡禮，豐子愷著」幾個字。我認識這是華先生到我們教室裏來講美術故事時常帶的書，可是沒有讀過。華明把這書攤在桌子上，翻出一節來讀給弟弟和我聽：

「但這時候米葉窮得很。他自己在日記上這樣寫着：『我們只有兩天的柴米了。用完了叫我怎麼辦呢？我的妻子下個月要生產了。我只得空手等待着。』」

「到了第二天晚上，米葉家裏柴米都用完了，剩些麵包屑，給小孩們喫了兩日，他自己只得挨餓。到了第四天晚上，燈油也用完了。米葉只有一隻空手，暗坐在一隻破箱上，想他的明天怎樣過去。忽然聽見外面有人敲門，敲得很急。米葉嚇了一跳，他想一定是米店裏的人同了官兵來討債了，心裏很怕。但是敲門的聲音愈加急了，只得去開門。門開了，走進來的果然是兩個衙門裏的人。但他們說話很和善：『米葉先生在這裏麼？』『是的，我就是米葉。你們有甚麼貴幹？』『我們是官府裏來的。官府知道你先生的畫描得很好，而生活很窮，特地叫我來送一點錢，作為獎賞。』他們就拿出一包洋錢來遞給米葉。米葉如同做夢一般，接了這包錢，手中覺得很重，但口中講不出話來。」

停了一回，他方才說道：『謝謝你們！你們來得正好。我們已經兩天沒得喫了。第一是小孩子餓不得，他們這兩天只喫一些麵包屑。現在可以買給他們喫了。我真要謝謝你們！』等這兩個人去後，米葉打開錢包來一看，裏面包着一百個法郎，好像是從天上飛下來的。正在飢餓的時候，會有人送錢來，這不是天保佑善良人麼？米葉立刻去買柴，買油，買米，買菜，燒飯給孩子們和將要生產的夫人喫。」

華明從書中仰起頭來，指着畫說：「他家是很窮的，這一定是他的家了。因為家裏沒有火爐，冷得很，所以他的夫人帶了三個孩子到門口的太陽光裏來餵食。你看，他的夫人的身體這麼大，一定是就要生產了！」

背後有一個大人的聲音，「格格格格」地笑起來，回頭一看，原來是爸爸。華明臉孔紅了。爸爸說：「你們讀了西洋名畫巡禮鑑賞西洋名畫，很好很好。」他朝着畫坐下了，對華明說：「你的話大概對的這裏所寫的，恐是米葉自己的家庭。但是我們欣賞名畫，『畫裏的人是誰，』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知道了固然好，不知道也無妨。我歡喜這幅畫，卻爲了牠的內容和形式都很好。在內容意義上，這麼天真爛漫的孩子，這麼慈愛的母親，這麼和平的環境，使人看了心中感動，會跟了他們天真起來，慈愛起來，和平起來。在構圖形式上，這畫以四個人物爲主體，四個人中又以母親爲正主體，三小孩爲副主體。主

體擺的地方很適當，故畫面非常穩定。此外，房屋和天地都是背景。你看他的背景配得多麼巧妙：母親身上黑影多，配着光明的牆和地；孩子們身上陽光多，配着門內的黑影。這麼一來，主體就統統顯明。而且，小的地方也都苦心配成呢：譬如那邊一隻雞，沒有了原也無妨，但是寂寞了，終不及有的美觀。雞下面一叢黑草，看來無關緊要，但沒有了牠，母親背後這塊地也太單調。甚至畫的左邊上，石庫門上的一個破窟窿，也是苦心搭配着的。倘沒有了牠，這一條狹長的牆壁就太死板了……這些是照相所做不到的。所以照相終不及繪畫。」

爸爸講的時候，華明一直看着畫微笑點頭。這時候他問了：「柳先生，初步的照相幾時曬出來？」爸爸說今晚可洗，並約他明天來看。他很歡喜，背着書包告辭了。爸爸目送他去後，對我們說：「以前你們常說華明不愛美術，現在我看他很熱心，並且很懂得了。將來正會進步呢。」

兒童節前夜

兒童節的前一天，星期五，放學時，弟弟背了書包跳進門來，口裏喊着：「明天慶祝會後天星期日！我要快活煞了！」姆媽喫點東西！不管三七廿一，撞進姆媽懷裏把她手裏的毛線針上的線紐撞脫了一大段。

姆媽皺着眉頭笑道：「哎呀！把你自己的毛線衫撞壞了！」——「東西」沒有「南北」要不要喫？」弟弟也笑着說道：「『南北』我也要喫的。姆媽給我喫點『南北』」同時把手張開了伸到姆媽下巴邊。

姆媽仰起頭避開他的手，一面修整了被他撞脫的線紐。然後起身說道：「今天茂春姑夫來拿鎖東的照片，送一籃山芋在這裏。是他家老太太藏着的風乾山芋，很甜的。同姊姊去削一個喫罷。」她把毛線衫擱在茶几上，走到裏面，從長檯下拖出一籃山芋來，揀一個圓肥的給了弟弟。弟弟捧着山芋向我走來，口裏叫着：「喫『南北』了！姊姊相幫我削『南北』」大家笑起來。伏在書室裏寫字的爸爸也攔住筆笑了。

我在廂房裏的桌子上鋪一張報紙，把山芋皮削在報紙上。削好之後，剖作四塊，先教弟弟拿兩塊去送爸爸媽媽喫。然後打掃桌子，和弟弟坐着，各用小刀把山芋切成小片，慢慢地喫。這真是好東西！但味道又脆又甜，切出來的樣子也好看，彷彿一塊一塊的白大理石。我切一塊圓形的，在周圍彫出十二個角，使成爲青天白日之形。弟弟看了眼熱，也切一塊正方的，把四邊刻脫些，成了一個卍字形。我說：「我的青天白日，原是中國旗；你的卍是德國旗，廢棄洛迦諾條約的希特拉的國旗，你爲甚麼給他造國旗？」弟弟想了一想說：「我要打倒他！」就拿起山芋做的卍來，在桌子上拚命地拍。拍了一會，對着桌子上的水印驚奇地叫道：「你看！許多卍紋圖案！好看得很！」我向桌子上一看，果然打着許多卍紋的水印子，非常清楚。不知不覺地叫道：「咦！這可代替印刷機的呢！我們拿山芋來刻個花紋，塗些墨，印在紙上，就同木版畫一樣！」弟弟聽了很高興，就拿喫剩的一塊山芋要我刻我說：「真個要刻，我們須得再去揀一個大的山芋來，可以刻得大些。這個你只管喫罷。」弟弟那裏有心再喫，他丟了喫剩的，立刻跑到長檯底下去揀山芋。不久捧了一個又長又大的山芋逃來，輕輕地笑道：「姆媽沒有看見！我用刀把山芋直剖開來，其面積比我的手還大，很可以刻些花頭。然而刻甚麼呢？正在同弟弟商量這個問題，只聽見窗外有腳步聲。回頭一看，一個人影正在離開窗去。弟弟叫問：「是誰？」就追了出去。我也伸首門外去看。原來那人影是華明，弟弟捉住他的臂，問：「華明來玩爲甚麼張一張就回去？」華明紅

着臉說：「你們在喫東西我明天再來玩罷。」弟弟說：「我們不是喫『東西』是玩『南北』呀！很好玩的，正盼望你來一同玩！」華明被弄得莫明其妙，就被弟弟拉了進來。我把我們的印刷計劃告訴華明。華明縮一縮鼻涕，興味津津地說道：「我爸爸前天到上海看了蘇聯木版畫展覽會來，據說他們的畫都是用木頭刻了，印刷在紙上的。他帶了許多木版畫來，我看有幾幅很簡單，只是幾個黑影，倒也很像，很好看。我們可以刻刻『山芋版畫』看！」我們就把刻甚麼的問題同華明商量。華明又縮一縮鼻涕，說：「明天開兒童節慶祝會，我們刻一個兒童節的紀念物，自己印刷了，送給朋友，不很好麼？」弟弟說：「好！好！好！刻個賀片，恭賀兒童節，同恭賀新禧一樣！」我說：「兒童節送賀片不大好，還是刻個書簽，倒可以永久保存。」大家贊成。弟弟就要我刻。我躊躇地說：「要先畫了，纔好刻呢。」華明摸摸山芋的斷面，連縮兩縮鼻涕，說：「這裏有水，不好畫；況且畫了印出來是相反的。還是先畫在薄紙上，把薄紙黏上去，照着刻。印出來便是正的了。」我們都說「不錯」。我就找一張薄紙，先畫一個書簽形的長方框子，然後考慮裏面的圖案。華明仰起頭想了一會，說：「畫個兒童放風箏。風箏是向上的，表示進步。」我想了一想，說：「意思很好；不過風箏的線是斜的，我們這書簽形式是狹長的，配不進去。我看還是畫個輕氣球。輕氣球也是向上的。」大家說好。我就畫了。弟弟說：「下面太空，畫個貓兒吧，貓兒是可愛的。」我依他畫了。華明說：「總要有幾字纔好。用陰文，刻在上邊『兒童節紀念』，也不很難刻。下面再刻『一

九三六」四個字，表示牠是今年印送的。」我們都贊成。薄紙兒上的底稿就描成了。正想黏上去刻，天色已黑，將近喫夜飯了。我們留華明在我家喫夜飯，喫過飯相幫刻，相幫印。華明不肯，說喫了夜飯就來，一溜煙去了。



我們沒有喫完夜飯，華明已先來。我和弟弟大家少喫一碗飯，連忙漱了口走進廂房，看見華明已把底稿黏在山芋上，正在刻了。看他刻下去很鬆脆，非常有趣。弟弟同他奪來刻。畫統被他們刻好了，剩下的文字要歸我刻。我說：「你們太便宜了！饒饒你們罷！」其實，我覺得刻畫太容易，還是刻文字有趣。越刻越有趣。不到一刻工夫，已經刻完了五個中國字和四個數字。我似覺得不夠，能得再刻幾個纔

好。

怎樣印刷呢？弟弟說用毛筆塗上藍墨水，印在圖畫紙上。華明說：「藍墨水裏混些紅墨水，變成紫的，顏色更華麗。印在淡黃色的厚紙上，黃和紫是很調和的。」我說：「那裏去找這種紙？」他指點窗緣上說：「我帶來着。」打開一看，原來是華先生描色粉筆畫用的淡黃色的厚紙。弟弟說：「哼！你從你爸爸那裏偷來的？」華明不理他，管自捲起衣袖調墨水，開始印刷，活像一個印刷工人。我們便做他的助手。印出來的很好看，比印着電影明星的書簽好看得多。每印一張，弟弟喝一聲采。

「山芋版畫」的印刷品鋪滿了廂房裏的茶几上，椅子上，籐榻上，和地板上。數一數看，共有七十張。我們六年級裏三十人，弟弟和華明的五年級裏三十四人。每人分送一張，共需六十四張，還可選去六張壞的。時光已經不早，華明要回家了。但是「山芋版畫」還沒有乾。我說：「讓牠們鋪着，明天一早我們帶到校裏罷。」華明說：「好。」臨去時他又回轉身來，選了一張較乾的，說：「讓我先帶一張去，給爸爸看看。」

……明天會！

踏 青

兒童節上午開過慶祝會，就放春假。這一天恰好是寒食，我同弟弟一路回家，但見人家簷下都插楊柳條。日麗風柔，楊柳條被映成了一串串的綠珠，排列在長街兩旁，爭向行人點頭。我心中感到說不出的快樂。

喫過中飯，華明就來。他站在簷下張望，不走進來。大概是因為這幾天他來的太勤，防恐我們討厭他。我和弟弟便趕出去歡迎他。華明見了我們，笑着說：「春假還只頭一天呢！」三人相對而笑，不發一言。我又感到說不出的快樂。尤其是因為華明向來不愛美術，近來忽然熱烈地愛好起來，天天和我們在一起玩，我們好像得了一個新交的好朋友。弟弟提議「到陽傘坡去！」大家贊成。三人一同出門。

陽傘坡是離市約一里路的一處好地方。那坡四周是廣漠的平野和田，中央一株大樹，樹本身很粗，我們三人合抱不交。樹枝很多，從一人頭高的地方生起，接連地生到樹頂，都是水平的，甚至向下的，全體好像一隻大香菌，又好像一把大陽傘。因此這坡就被稱為陽傘坡。那些樹枝好像陽傘的骨子，密層層地交叉着。無論甚樣弱小的的小學生，都可自由地攀登，一直登到樹頂，毫無害怕。這坡不知是誰家

的，向來沒有人干涉兒童們玩耍。這好像是天地給吾鄉的兒童們設備着的一架運動具。我們這一天家，來得正好，大樹上一個人也沒有，專候我們去登。我們一直爬到樹頂，各人揀一處有坐位，有靠背，有踏脚，可以眺望，而又很安穩的地方坐了，一面看野景，一面談閒話，我又感到說不出的快樂。

從樹頂上俯瞰四野，都是金黃色的菜花田，青青的草地，火燄似的桃花，蒼翠的喬木，罩着碧藍的天空，映着金色的日光，好一片和平幸福的春景！遠近幾處墳墓，有人正在祭掃。紅色的飄白紙在晴風中搖蕩，與周圍的綠色作成了強烈的對比，正同祭掃者的哀哭聲與和平幸福的春景作成強烈的對比一樣。我低聲背誦爸爸昨夜教我讀的古詩：「烏啼雀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下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瀟瀟暮雨人歸去。」背到最後兩句，心頭一陣寒慘，鼻子裏一陣辛酸，眼睛裏幾乎滴下淚來，同時又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感。這感覺被華明和弟弟的對話打斷了。

「好天氣啊！」華明說。

「好色彩啊！」弟弟接着說。

「你曉得這裏共有幾種色彩？」華明問。

「三原色都有。喏，那桃花是紅的，菜花是黃的，天是藍的。紅黃藍三原色都有。」

「三間色有沒有呢？」華明又問。

「也有紅黃成橙，那太陽光下的沙泥地便是。紅藍成紫，那田裏的草子花便是。黃藍成綠，隨你要多少。那草地、樹葉，都是綠的啊！」

「你們知道紅黃藍三原色都配攏來是甚麼？」我插進去問。

「黑，黑，黑！」華明搶着回答。

「黑也有那個樹幹！」弟弟補足了。

「那末，紅黃藍三原色都不用呢？」我又問。

「……」他們大家茫然了一會。

「那是沒有顏色了。還有甚麼呢？」華明自言自語地說。

「不是沒有顏色，是白！」我說明了，他們都笑起來。

「白也有那白雲，那祭掃的女人的衣裳。」弟弟說過後屈指計數：「紅，黃，藍，橙，紫，綠，黑，白。」又感動似地叫道：「真妙！三種顏色會化出八種來。」又興奮地提議：「我們用山芋彫刻了，印三色版，好不好？」我想，這確是容易而且有趣的玩兒，就贊成。華明還不解其方法，要我說明。我說：「我們彫三個山芋版，一個印紅，一個印黃，還有一個印藍。只要把三色預先搭配好，就可印出八種顏色來。」華明

恍然大悟。三人不約而同地爬下大樹，踏着青草回去做印刷工了。

回到家裏，走進廂房間，他們就要我計劃印三色版的辦法。我想：要用紅黃藍三個版子印出八種顏色來，非先打個畫稿不可。就拿出鉛筆、畫紙和水顏料來，問弟弟和華明：「你們想想看！甚麼景物有八種顏色？要容易，又要好看。」弟弟說：「就畫今天所見的光景，不是八種顏色都有了麼？」我說：「這個很複雜，太難刻了。」華明挺起眼睛想了一會，說：「畫一瓶花，花瓣、花葉、花瓶，和桌子上的布，都可自由配色，而且也容易刻。」我覺得很對，先畫三朵花，一紅，一黃，一橙，再畫一叢綠葉。這樣，紅、黃、橙、綠四色已經有了。還有藍、紫、白、黑四色要設法搭配。弟弟說：「藍花瓶，紫桌毯，白背景。可惜黑沒有地方用。」華明說：「黑的圍在四周，當作畫框。」我想這辦法很好：用黑作畫框，三塊山芋版的外廓一樣大小，套印起來就容易正確了。就決定這樣畫了。畫好了彩圖，拿出三張薄紙來。先用第一張薄紙貼在圖上，把含有紅色的部分（紅、紫、橙、黑）用鉛筆鉤出。次用第二張薄紙貼在圖上，把含有黃色的部分（黃、橙、綠、黑）用鉛筆鉤出。最後用第三張薄紙貼在圖上，把含有藍色的部分（藍、紫、綠、黑）用鉛筆鉤出。然後叫弟弟到長檯底下去偷一個大山芋來，切成同樣大的三塊版子，把薄紙分別貼上，由三人分任彫刻。華明揀了最容易刻的紅版。弟弟刻的黃版也簡單。我刻的藍版比較的最複雜，但刻起來也最有興味。不久大家刻好了。我們安排三隻小磁盆，把水彩顏料裏的三原色分別溶化在小磁盆裏，再洗淨三支

舊筆，當作塗色的刷子。再找些中國紙，裁成比版子略大的十多張，就開始印刷了。先印最淡的黃色版。等牠乾了，再蓋上紅色版。紅色版乾了，最後蓋上藍色版。藍色版下每逢印出一張，大家喝一聲「好！」印好十多張，天色已經晚了。華明揀了一張較乾燥的，藏在袋裏，對我們說：「我要回家了。這張帶去給我爸爸看。明天會吧！」

我和弟弟想留他在這裏一同喫夜飯，最好一同宿在這裏。但是「家庭」這一種區分硬把我們隔離了，我們只得讓他回去。

遠足

勞動節前一天早操畢，校長先生叫四年級以下的小朋友先退出操場，說有話要對五六年級的同學說。他穿着一身堅固的中山裝，爬上司令臺，立正。五月的朝陽照在他的禿頭上，發出光來，全體好像一支點着的蠟燭。我們的隊伍裏有好幾處發出吃吃的笑聲來。幸而他沒有聽見，管自說話了：

「明天，五月一日，是勞動節。你們知道勞動節的來歷麼？千八百八十六年，正好距今五十年前，美國芝加哥地方有許多工人，爲了終日像牛馬一般力作，生活太苦痛，故集合團體，要求當局改良勞工生活，每日工作以八小時爲限。當局非但不允許，並且殺死了許多工人。三年之後，千八百八十九年，世界各國的人大家同情於這些爲要求改良勞工生活而被殺死的人，就議決以這一天爲國際勞動紀念節，全世界的人年年紀念牠。每日工作八小時的制度，在中國還少有實行。有許多地方的勞工，還是像他們所謂『從鳥叫做到鬼叫』的。我們倘希望這制度在全世界實行，須得大家紀念這日子。紀念這日子，須得有點表示。去年勞動節，五六年生整理操場。今年換個辦法，大家去遠足。多走些路，可以知道勞動的辛苦，帶便也可以出去領略自然界教科。」

說到這裏，一隻大蜻蜓飛來，在校長先生的頭上繞幾個圈子，就停在他那光禿禿的腦門上了。校長先伸手把牠趕走。牠飛到冬青樹旁一轉，立刻又飛回來，仍舊停在他的禿頭上。臺下六七十人一齊笑起來。校長先生也笑，一面再趕，一面繼續說：

「遠足的目的地，是火車站。明天早晨七點鐘，大家到校，一同出發。二十里路，大約十點鐘可以走到。吳先生家就在那裏，我們請吳先生今天回家，爲我們設法備午飯。在那裏喫過午飯再走回校。路上應帶的東西，像標本箱，旅行袋，速寫簿等，大家今天先預備好，明天早上帶了到校。現在大家去上課吧。」

散出操場時，人聲很嘈雜。有的討論到火車站的路徑，有的商量攜帶的東西。這一天我們的身兒雖在教室中上課，心兒早在向火車站的大路上。

次日早上，我們五六年級一大隊學生，果在晨曦中的大路上浩浩蕩蕩地前進了。雖市已遠，校長先生叫我們散隊，自由行走，可以觀賞沿途的風景，採集道旁的花草。因此華明和弟弟，又與我聯在一起。同學們因見我們三人近來常在一起看畫，印畫，給我們取個綽號，叫做「三大美術家」。這時候最多嘴的陳金明就說：「今天三大美術家可以研究風景美了。前面的風景好不好？請你研究研究看。」華明裝腔做勢地說：「好，讓我這大美術家先來研究。」他用兩手打個圈子，從圈子裏探望前面的風

景，繼續說道：「很好！可惜路旁的電線木一根一根地短起來，而且電線都是彎曲的。」他說了這句話，大家忽然靜起來，改變了以前玩笑的態度，各自觀察且沈思。隨後就有人自言自語地說：「這的確奇怪。爲甚麼電線木一根一根短起來？那些電線近處的都很直，爲甚麼遠處的都彎曲呢？」陳金明說：「你們都忘記了麼？這叫做『遠近法』。華先生上圖畫課時講過的。他曾經把這樣的話寫在黑板上。我現在背給你們聽：『眼睛直出的一點，叫做『消點』。向前並列的東西，都集中於消點。比眼睛高的東西越遠越低。比眼睛低的東西越遠越高。』現在電線木的上端比眼睛高，越遠越低；下端比眼睛低，越遠越高。所以遠處的電線木一根一根地短起來。」許多人接上去問：「那麼爲甚麼遠處的電線彎曲呢？」陳金明不能回答。我笑着說：「大家熱心地研究風景美，大家是大美術家了！讓我這大美術家來解釋這問題吧。遠近法裏還有一個定規：『同樣大的東西，越遠越小；同樣長的距離，越遠越短。』電線木的距離，實際是同樣長的，但看去越遠越短。電線雖然張得很緊，但因有重量，中央總要彎下去。距離愈長，這彎下的愈看不出；距離愈短，這彎下的就愈顯明了。所以遠處的電線都很彎曲。」華明接着說：「不錯，不錯！譬如畫一根一尺長的直線，中央彎下一分看不出；畫一根一寸長的直線，中央彎下一分就很顯明了。」我們一邊走，一邊談，從遠近法談起，搭聯地談到種種問題。不覺火車站已在望了。

吾鄉雖然離火車站只有廿里，同學中還有不曾見過火車的人。火車來了，有許多人看得發呆。火

車去了，我站在鐵路中央對同學們說：「你們看，鐵路是證明遠近法的最好的東西。這兩條鐵軌，實際是始終同樣距離的，但看去漸漸攏來，終於相交在一點。這些枕木，實際也是同樣距離排列着的，但看去越遠越密，終於互相重疊。」同學們都來看，沒有看見過鐵路的人又看得發呆了。吳先生早在車站等候我們。領導我們在車站附近玩了一會，就邀我們去喫午飯。他家一間大廳上，備着八桌飯菜。我們喫的時候，大廳後面的屏門裏有許多女人小孩的頭，在那裏窺探。彷彿我們正在喫喜酒，有新郎新娘在我們裏頭似的。

飯後又往市鎮裏參觀了許多地方。三點過後方才排隊回去。五月的夕陽在我們背後放出黃金色的光線，一路護送我們回家。我們各人踏着愈踏愈長的自己的影子向前邁進，大家背脊上溼透了汗。走到校門口已近黃昏，大家不再進校，各自散歸了。我從來沒有走過這許多路，覺得非常疲勞。渾身是汗，更覺難過。校長先生的話真不錯：「多走些路，可以知道勞動的辛苦。」以前我看見車夫，轎夫，背繹的人，全不曉得他們的苦處。現在想來，他們大約是天天同我現在一樣疲勞，天天同我現在一樣渾身是汗的。

回到家裏，看見桌上放着一個郵件。打開一看，兩塊厚紙夾着一張畫。畫的左右題着兩行字：「美國畫家霍裴馬（Holbema）作並樹道。」「葉心購贈逢春妹，如金弟惠存。」原來這是葉心哥哥從

縣立中學寄送我們的。常常受他的美術的贈品，很是感謝。細看那畫，更覺歡喜。這裏畫的一條路實際所佔的紙面極少，不到一寸高然而望去非常深遠，足有好幾里路，跑得正疲倦的我看了覺得害怕。遠處的樹在紙面上所佔的長度只抵近處的樹的二十分之一；然而望去同近處的樹一樣高大。我今天遠足中從電線木和鐵路研究遠近法，很有趣味；遠足回來又收到這幅遠近法巧妙的名畫，愈加歡喜了。先把這名畫拿到樓上去收藏了，然後下樓來洗浴。

竹影

這一天我很不快活，又很快活。所不快活的，這是五卅國恥紀念，說起「五卅」這兩個字，一幅兇惡的臉孔和一堆鮮紅的血立刻出現在我的腦際，不快之念隨之而生。所快活的，這是星期六，晚飯後可以任意遊樂，沒有明天的功課催我就寢。況且早上我聽見弟弟和華明打過「電報」：弟弟對他說「今——放——後，你——我——玩」，華明回答他說「放——後——行，吃——夜——後，我——你——玩」。他們常用這種的簡略話當作暗號，稱之為「打電報」。但我一聽就懂得他們的意思：弟弟對他說的是「今天放學後，你到我家玩」，華明回答的是「放學後不行，喫過夜飯後，我到你家玩」。華明本來是很會鬧架兒的一個人。近來不知怎樣一來，把鬧架兒的工夫改用在玩意兒上了，和我們非常親熱。我們種種有趣的玩意兒，沒有他參加幾乎不能成行。這一天喫過夜飯後他來我家玩，我知道一定又有甚麼花頭。星期六的晚上，兩三個親熱的同學聚會在一起，這是何等快活的事！

暑氣和沈悶伴着了「五卅」來到人間。喫過晚飯後，天氣還是悶熱。窗子完全開開了，房間裏還坐不牢。太陽雖已落山，天還沒有黑。一種幽暗的光瀾漫在窗際，彷彿電影中的一幕。我和弟弟就搬了

籐椅子到屋後的院子裏去乘涼，同時關照徐媽華明來了，請他到院子裏來。

我們搬三隻籐椅子，放在院角的竹林裏，兩隻自己坐了，空着一隻待華明來坐。天空好像一盞乏了油的燈，紅光漸漸地減弱。我把眼睛守定西天看了一會，看見那光一跳一跳的沈下去，非常微細，但又非常迅速而不可挽救。正在看得出神，似覺眼梢頭另有一種微光，漸漸地在那裏強起來。回頭一看，原來月亮已在東天的竹葉中間放出她的清光。院子裏的光景已由暖色變成寒色，由長音階變成短音階了。門口一個黑影出現，好像一隻立起的青蛙兒，向我們跳將過來。來的是華明。

「噯，你們寫意得很！這椅子給我坐的？」他不待我們回答，一屁股坐在籐椅上，劇烈地搖他的兩腳。他的椅子背所靠着的那根竹，跟了他的動作而發抖，上面的竹葉作出瀟瀟的聲音來。這引動了三人的眼，大家仰起頭來向天空看。月亮已經升得很高，隱在一叢竹葉中。竹葉的搖動把她切成許多不規則的小塊，閃爍地映入我們的眼中。大家讚美了一番之後，弟弟說：「可恥的五卅快過去了！」華明說：「可樂的星期日快來了！」我說：「可愛的星期六晚上已經在這裏了！我們今晚幹些甚麼呢？」弟弟說：「我們談天吧。我先有一個問題給你們猜：細看月亮光底下的人影，頭上出煙氣。這是甚麼道理？」我和華明都不相信，於是大家走出竹林外，蹲下來看水門汀上的人影。我看了好久，果然看見頭上有一縷一縷的細煙，好像漫畫裏所描寫的動怒的人。「是口裏的熱氣吧？」是頭上的汗水在那裏蒸發

吧？」大家蹲在地上爭論了一會，沒有解決。華明的注意力卻轉向了別處；他從身邊摸出一枝半寸長的鉛筆來，在水門汀上熱心地描寫自己的影。描好了，立起來一看，真像一隻青蛙，他自己看了也要笑。徘徊之間，我們同時發見了映在水門汀上的竹葉的影子，同聲地叫起來：「啊！好看啊！中國畫！」華明就拿半寸長的鉛筆去描。弟弟手癢起來，連忙跑進屋裏去拿鉛筆。我學他的口頭禪喊他：「對起，對起，給我也帶一枝來！」不久他拿了一把木炭來分送我們。華明就收藏了他那半寸長的法寶，改用木炭來描。大家蹲下去，用木炭在水門汀上參參差差地描出許多竹葉來。一面談着：「這一枝很像校長先生房間裏的橫幅呢！」這一叢很像我家堂前的立軸呢！」這是芥子園畫譜裏的！」這是吳昌碩的！」忽然一個大人的聲音在我們頭上慢慢地響出來：「這是管夫人的！」大家喫了一驚，立起身來，看見爸爸反背着手立在水門汀旁的草地上看我們描竹，他明明是來得很久了。華明難爲情似地站了起來，把拿木炭的手藏在背後，似乎恐怕爸爸責備他弄髒了我家的水門汀。爸爸似乎很理解他的意思，立刻對着他說道：「誰想出來的？這畫法真好玩呢！我也來描幾瓣看。」弟弟連忙揀木炭給他。爸爸也蹲在地上描竹葉了。這時候華明方才放心，我們也更加高興，一邊描，一邊拿許多話問爸爸。

「管夫人是誰？」她是一位善於畫竹的女畫家。她的丈夫名叫趙子昂，是一位善於畫馬的男畫家。他們是元朝人，是中國很有名的兩大夫妻畫家。」

「馬的確難畫，竹有甚麼難畫呢？照我們現在這種描法，豈不很容易又很好看嗎？」容易固然容易；但是這麼『依樣畫葫蘆』，終究缺乏畫意，不過好玩罷了。畫竹不是照真竹一樣描，須經過選擇和布置。畫家選擇竹的最好看的姿態，巧妙地布置在紙上，然後成爲竹的名畫。這選擇和布置很困難，並不比畫馬容易。畫馬的困難在於馬本身上，畫竹的困難在於竹葉的結合上。粗看竹畫，好像只是墨筆的亂撇，其實竹葉的方向，疏密，濃淡，肥瘦，以及集合的形體，都要講究。所以在中國畫法上，竹是一專門部分。平生專門研究畫竹的畫家也有。」

「竹爲甚麼不用綠顏料來畫，而常用墨筆來畫呢？用綠顏料撇竹葉，不更像麼？」中國畫不注重『像不像』，不同西洋畫那麼畫得同真物一樣。凡畫一物，只要能表出像我們閉目回想時所見的一種神氣，就是佳作了。所以西洋畫像照相，中國畫像符號。符號只要用墨筆就夠了。原來墨是很好的一種顏料。牠是紅黃藍三原色等量混合而成的。故墨畫中看似只有一色，其實包羅三原色，即包羅世界上所有的顏色。故墨畫在中國畫中上是很高貴的一種畫法。故用墨來畫竹，是最正當的。倘然用了綠顏料，就因爲太像實物，反而失卻神氣。所以中國畫家不歡喜用綠顏料畫竹；反之，卻歡喜用與綠相反對的紅色來畫竹。這叫做『朱竹』，是用筆醮了朱砂來撇的。你想，世界上那有紅色的竹？但這時候畫家所描的，實在已經不是竹，只是竹的一種美的姿勢，一種活的神氣，所以不妨用紅色來描。」爸爸說

到這裏，丟了手中的木炭，立起身來結束地說：「中國畫大都如此。我們對中國畫應該都取這樣的看法。」

月亮漸漸升高來，竹影漸漸與地上描着的木炭線相分離，現出參差不齊的樣子來，好像脫了版的印刷。夜漸深了，華明就告辭。「明天日裏頭來看這地上描着的影子，一定更好看。但希望天不要落雨，洗去了我們的『墨竹』大家明天會！」他說着就出去了。我們送他出門。我回到堂前，看見中堂掛着的立軸——吳昌碩描的墨竹，——似覺更有意味。那些竹葉的方向，疏密，濃淡，肥瘦，以及集合的形體，似乎都有意義，表出着一種美的姿態，一種活的神氣。

爸爸的扇子

從燒野火飯這一天——立夏日——起，爸爸手裏拿了一把摺扇。雖然一個月來天氣很冷，有幾天他還穿棉袍子；但是這把扇子難得離開他的手。我們每天放學回家，看見他總是讀着扇子上的字畫，在院中徘徊。因為這正是他每天著述工作完畢而開始休息的時候，而他的休息時間娛樂法，最近已由種花種菜改變為讀扇與院中散步了。

這曾經使得徐媽奇怪。她有一次對我說：「你爸爸每天看那把扇子，看了這多天還看不厭，真耐煩呢！」我笑起來。原來她沒有知道，爸爸有一籐籃的摺扇，據姆媽說，大約共有一百多把。這是他歷年請人書畫，積受起來的。每年立夏過後，他就用扇，一兩天掉換一把。徐媽不知道這一點，以為他看的是這一把，所以奇怪起來。我把這情形告訴了她，她更加奇怪了。「咦！一個人有一百多把扇子，好開几扇子店了！扇子店裏也拿不出這許多呢！」

姆媽對於他這點特癖，也常表示不贊成。娘舅家的葉心哥哥入中學時，姆媽向籐籃裏揀扇子，對爸爸說：「你一個人也用不得這許多扇子。葉心很愛好字畫，揀一把沒有款識的送他，作為入中學的



子扇的爸爸

紀念品吧。」但是爸爸不肯，反抗地說：「我的扇子都有印子，都有年代，而且每一把可以引起對於一書一畫的兩個朋友的懷念，怎麼好拿去送人？你要送葉心，我自己畫一把送他吧。到比送現成的來得誠意。」以後他就把盛扇子的籐籃藏好。因此我們難得看見爸爸的扇子。最近他雖然天天拿着扇子，我們也只看見他拿着扇子而已，沒有機會去細看他扇子上寫着的字和描着的花。

今天放學回家後，弟弟從便所出來，笑嘻嘻地告訴我：「爸爸的一件寶貝落在我手裏了。你看！」他拿出一把扇子來。我接過來一看，正是這幾天爸爸手裏常常拿着的一把。料想這一定是爸爸遺忘在便所裏的。弟弟說：「我們暫時不要還他。等他找的時候，要他講個故事來交換。」我很贊成。同時我想：「爸爸天天捧着扇子在院子裏踱來踱去地看，究竟扇子上有些甚麼花樣？現在讓我仔細看看。」但見一面寫着字，全是草書，一個也識不得。一面描着畫，有山，有樹木，山間有一間房子，房子的窗洞裏面有一個人，駝着背脊，伸着頭頸，好像一隻獼猴，看了令人覺得可笑。別的東西也都奇怪：那山好像草柴堆，一條一條的皺紋非常顯著。那樹木好像玩具，上面的樹葉子寥寥數張，可以數得清楚。那房子小得很，只有一個窗洞，窗洞中只容一個人。而且孤零零的，旁邊沒有鄰居，前後左右只是山和樹。我不禁代替那獼猴似的人着急：設想到了晚上，暴風雨把這房子吹倒了，豹狼虎豹來喫這人了，喊「地方救命」也沒人答應。細看這環境裏，全是荒山叢林，沒有種米的田，種菜的地，不知這人喫些甚

麼過活？這總是爸爸的朋友中的某一位畫家所描的。不知這位畫家爲甚麼選擇這樣的光景來描在爸爸的扇子上？難道他自己歡喜住在這樣的地方？不然，難道是爸爸歡喜住在這種地方，特地請他這樣描的？我中心詫異得很，就把這感想告訴弟弟。弟弟說：「上面有字呢。你看他怎麼說？」我把扇子左角上題着兩句詩念出來：「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周易我知道的，是中國很古的，又很難讀的一部古書。就對弟弟說：「啊，原來這人住在這荒山中讀古書，讀得連日子都忘記，春去了幾多時也不曉得呢！」弟弟說：「前天我們班裏的陳金明在日記簿子上寫錯了日子，先生罵他『糊塗』。這人連春去了幾多時也不曉得，真是糊塗透頂了！」他想了一想，又自言自語地說：「扇子上爲甚麼描這樣的畫，又題這樣的詩？這有甚麼好處呢？」

外面有爸爸懊惱的聲音：「到那裏去了？我明明記得放在便所裏的臉盆架上的，怎麼尋破了天也不見……」弟弟向我縮縮頭頸，伸伸舌頭，拿了扇子就走，我也跟他出去。弟弟把扇子藏在背後，對爸爸說：「爸爸找扇子麼？我能給你尋着，倘你肯講個故事給我們聽。」爸爸知道他的花樣，一面拉着他搜索一面笑着說：「你還了我扇子，晚上講故事給你聽。」弟弟背後的扇子就被他搜去。他把扇子展開來反覆細看，看見沒有損壞，才表示放心。我乘機把關於畫的懷疑質問他：「爲甚麼他給你畫上一個住在可怕的荒山裏，而糊塗得連日子都忘記的人在扇子上？」爸爸笑一笑說：「這原是過去時

代的大人所歡喜的畫，你們當然不會歡喜，也不應該歡喜。」我更奇怪了，接着又問：「過去的大人爲甚麼歡喜這個呢？」爸爸坐在籐椅上，興味津津地告訴我這樣的話：

「中國古時，人口沒有現今這麼多，交通沒有現今這麼便，事務沒有現今這麼忙，因此人的生活很安閒，種田喫飯，織布穿衣之外，可以從容地遊山玩水。有的人終年住在山水間，平安地過着清靜的生活。但這是遠古時代的情形了。到後來，世間漸漸混亂，事務漸漸煩忙，人的生活已不容那麼安閒。但是中國人有一種特別的脾皮，就是『好古』。對於無論甚麼東西，總以爲現在的壞，古代的好。於是生在煩忙時代的人，極口讚美古代的清靜生活，一心想回轉去做古人才好。這夢想就在他們的畫裏表現出來。在京裏做官的畫家，偏偏喜畫寒江上釣魚一類的隱居生活；住在鬧市裏的畫家，偏偏喜畫荒山中讀古書一類的清閒生活。山水畫得越荒越好，人物畫得越閒越好。」他指點他的扇子繼續說：「於是產生了這樣的沒有鄰侶，沒有糧食，不怕風雨，不怕虎狼，而忘記了日子的荒山讀易圖。這原是不近人情的，但在他們看來，越不近人情越好。」說到這裏他譏諷地笑起來。接着又認真地說：「可是現在這種畫不能使多數人歡喜了。因爲現在這時代交通這麼便，生存競爭這麼烈，人生的災難這麼多人們漸漸知道做過去的夢，無濟於事；對於描寫過去的閒靜生活的畫，也就減卻了興味。你們是現代人，在學校裏受着現代人的教育，所以你們不會歡喜這種畫，也不應該歡喜這種畫。不但你們，就是我，對

於這種畫也不能發生切身的興味。只是這把扇是三十年前的舊物，我把牠當作紀念品看待，當作古董賞玩吧了。」爸爸摺疊了扇子，立起身來，用了另一種興味津津的語調繼續說：「扇面是中國特有的一種繪畫呢！要在弧形的框子構一幅美觀的圖，到是一件很不容易而很有趣味的事呢！其實畫扇面不必依照古法，老是畫些山水花卉，西洋畫風的現代生活的題材，也可巧妙地裝進弧形的構圖中去。你們不妨試描描看，很有趣味的。」夜晚的碗筷已經擺在桌上。爸爸說過後捧了他的寶貝回進書室去，預先把牠藏好了再來喫夜飯。我對於他最後的幾句話覺得很有興味。預備去買一張扇面來試描一下看。

嘗試

姆媽要到城中姨母家去喫喜酒了。我們要讀書，不能同去。姆媽臨行時對我和弟弟說：「回來時買些東西給你們吧。姊姊一件夏衣料，弟弟一副乒乓球。」我說：「我衣料不要，買一張白扇面給我吧。」姆媽答允我去了。

爸爸說過：「扇面上不一定要畫古法的山水花卉，也不妨用西洋畫法描現代生活。」我想嘗試地畫畫扇面看。爸爸又說：「扇面的弧形框子內，構圖很不容易。」我的扇面沒有買到，不妨預先想想構圖看。華先生上圖畫課時屢次教我們構圖的方法。有一次他用自己的身體作實例，演給我們看，很容易懂，又很發笑，使我從此不會忘記。他走到教室的大門的門檻上，先把身體立正，站在門的正中間，我們：「這樣好看不好看？」我們中有大多數人回答「好看。」他次把身體移偏一步，大約站在門檻的三等分點上，又問我們「好看不好看？」我們中又有大多數人說「好看。」最後他把身體縮緊了，貼在門邊上，好像討飯叫化子的模樣，又問我們「好看不好看？」我們大家笑着，一致回答道：「很不好看！」於是他走上講臺來對我們說：「畫圖也是這樣。譬如今天要畫的這個臭藥水瓶，放在正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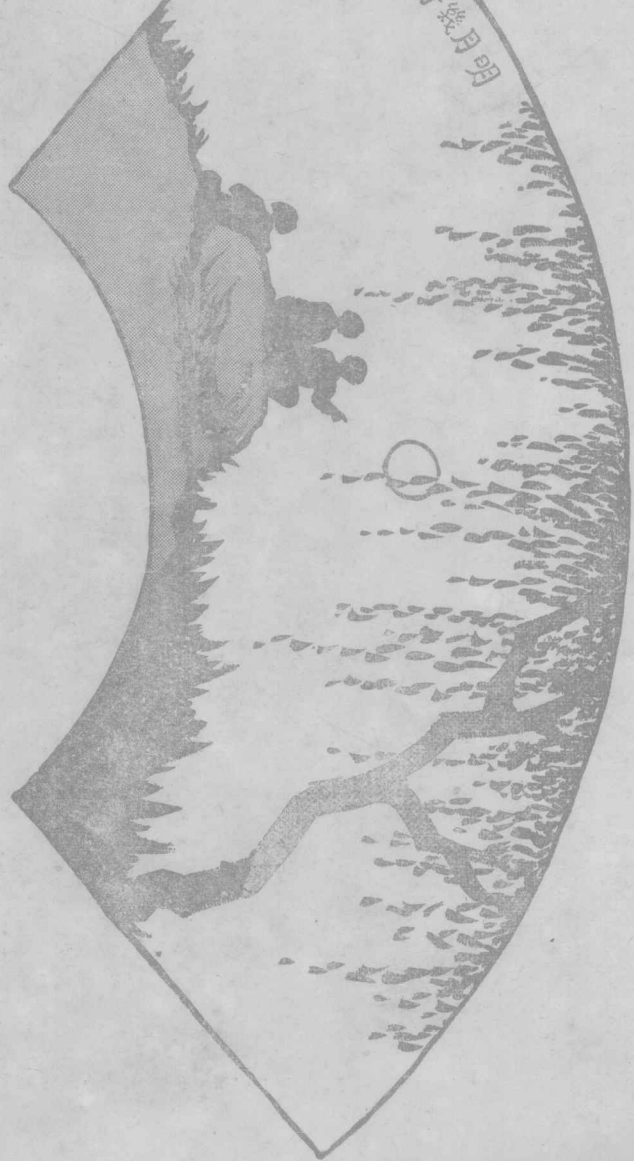
好看，放在三分之一處也好看，但貼在邊上很不好看。」聽見他拿自己比臭藥水瓶，我們中有許多人忍不住笑了。從此以後就給他起個綽號，叫做「臭藥水瓶」。但當時他全不覺察，得意地繼續說：「但是你們要知道：前兩種雖然都好看，很有分別：第一種好看是『齊整的』，第二種好看是『自然的』。圖案畫、裝飾畫、肖像畫大都取前者，寫生畫大都取後者。」又有一次，他教我們畫三株青菜。先在我們中選出三個人來，教他們均勻地並立在講臺上，手中各拿一冊書，問我們：「這麼樣好看不好看？」我們中有大多數人說「好看」。其次，他教兩個人共拿一本書，站在講臺的三等分處共看，其餘一個人在旁邊側着頭借看，問我們：「這麼樣好看不好看？」我們全體一致回答「很好看」。最後，他教這三個人各持一本書，分別站在講臺的三隻角上，問我們：「這麼樣好看不好看？」我們全體一致回答：「很不好看」。於是他放這三個人回去，對我們說：「圖畫也是如此：譬如這三株青菜，倘描圖案畫，不妨把同樣的三株並列起來，加以裝飾風，其形式均齊，對稱，而反覆，很是好看。倘描寫生畫，一齊並列就嫌太呆板，分別放在三隻角上又嫌太散漫，必須巧妙地布置，使這三株菜集中於一個中心點，而其間又有主有賓。那麼既有變化而不呆板，又有系統而不散漫，看去方覺自然。布置之法，就同剛才的三個人一樣，把兩株菜拉攏在一起，放在三等分的地方，這就是主，就是畫的中心點；把另一株菜放得稍稍離開一點，這就是賓，附屬於主，傾向於中心點。那麼全畫既有變化，又有統一，看去很自然了。」

我回想這些教課，想助成我的扇面的構圖。誰知用鉛筆一打草稿立刻發見了很大的困難。無論畫臭藥水瓶，或青菜，總有一根地平線。我的扇面上倘畫地平線，勢必從左角通到右角，把扇面橫斷為畸形的兩塊，多麼難看！我拿這一點去問爸爸。他說：「困難就在這地方呀！你們在學校裏畫的圖畫，大都顯出地平線，不宜於畫扇面。扇面上所適用的畫材，第一要選擇不顯出地平線的；第二要選擇天生成中央高而左右低的東西。中國老式的扇面畫題材，最常用的是山水，其次是花鳥，其次是人物。因為山水樹木可以遮隱地平線，又可隨意高低，最易布置。花鳥可以截取一部分枝葉，不用背景，懸空掛着，也容易安排。人物則必有房屋等為背景，房屋大都顯出地平線，又不便隨意高低，在扇面中布置最難。現在你要畫扇，不宜取靜物，宜取風景。你們雖不畫山水，風景寫生總練習過。想想看：那一種景象的形式最適合於扇面形的畫框？但同時又要顧到內容：扇是夏天用的，扇上宜畫使人看了爽快的景象。」

我回到自己房間裏，拿出速寫簿來翻。翻到遠足那一天在途中為柳蔭下的大石上的三個同學寫生的一幅，覺得很適宜於裝進扇面中。那株柳樹枝葉播得很廣，從樹頂向兩旁漸漸降低，恰像扇面的上邊。柳樹底下，一塊大石聳起在中央，兩旁的地和雜草可以稍加改變，使向左右延長且降低，以適合扇面的下部。我選定了畫材，拿一張白紙來，用鉛筆畫一扇形的框，先在紙上試畫一遍看。我棄了柳樹的頂，使柳條從扇的上邊掛下，越發自由了。我把大石放在扇面的橫長的三等分地方，以符合構圖

明鏡
有時
幾月
明

明鏡
有時
幾月
明



的規則。我把紙釘在牆上，走遠幾步眺望，自己覺得很滿意。恨不得請媽媽立刻回來，把扇面帶給我，讓我把這圖正式描到扇上去。

忽然想到了剛才爸爸所說的最後的幾句話，覺得要正式畫扇，還有難問題在這裏。我所取的景象的內容是不是合於畫扇的？我在這景象上題些甚麼字？三個人坐在柳蔭下的大石上，這景象看到很爽快，至少不是不配畫在扇上的。但題些甚麼字呢？「遠足途中」麼？這景象與遠足並無多大關係，不過我自己知道是遠足中所寫而已，別人看了全然沒意義。「柳蔭」麼？太簡單。「晚涼」麼？這兩字在夏天的人看了倒很爽快，但我嫌字太少。因此忽然想到：我何不改作夜景，看了更加爽快，而且畫起來更加容易？我就在柳葉的梢頭上，加描一個圓而大的月亮。這一筆加上之後，樹木、石頭、地、雜草、人物，忽然在我心目中變成了暗藍色。景色非常清涼；而且畫時只要用影繪一般的平塗，不必細寫樹幹上，人身上的筆劃了。最湊巧的，坐在右旁的那個人正在舉手指點，所指着的恰好是月亮，他們彷彿在那裏談月亮的話。這使我想起曾經讀過的一首詞的第一句：「明月幾時有？」我歡喜這一句，為牠是一個世間最可怪而大家不以為怪的大疑問。我曾同葉心哥哥討論過，他也覺得很有興味。現在我這扇面決定就題這五個字。倘然畫得不很壞，就把它送給葉心哥哥。他常常關心我的美術練習，屢次把美術品送給我。把這初夏的贈品回敬他，也可當作我對他的成績報告。等媽媽帶到扇面，我決定這樣實行吧。

珍珠米

葉心哥暑假回家時，我們還有三天大考。我對葉心哥說：「你們中學生太便宜了！」他回答道：「你不必小氣，你喫虧煞也只三天。下學期你也是中學生了。」這話使我猛然想起了未來的事：留級，畢業，輟學，升學，落第，考取……許多念頭盤旋於我的腦際，好像許多不可捉摸的幻影。而想起了離去母校，分別舊友，又覺得心緒繚亂，連預備大考的勇氣也被滅殺了。

現在，最後的三天大考居然過去了。成績已經算決，我的總平均居然及格，畢業已經確定了。以前盤旋腦際的不可捉摸的幻影，現在變了一種對於未來的預想。而別離的情緒，今天愈覺得黯然了。我在教室中整理抽斗時，想起這是永遠的告別，覺得教室中一切都可愛起來。那隻底板上有着許多裂縫的抽斗，以前常把我的鉛筆或橡皮漏落在地上，我很討厭牠，常用磚頭把牠死命地敲；現在覺得抱歉起來。那張刻着許多小刀痕的桌面，以前常使我的鉛筆刺破紙頭，我更討厭牠；現在細看這些看熟了的刀痕，也覺得對牠們有些依依難捨。從我的坐位裏望到黑板上，左角常有一大塊白白的反光，字跡看不清楚。以前我最討厭這一點，每逢抄札記的時候，身子彎來彎去，非常喫力。今後即使我願意喫

力也不可再得了這些還在其次最使我不能忘卻的要算幾位先生的印象：校長先生的禿頭，級任先生的濃眉毛，潘先生的紅鼻頭，華先生的兩個大牙齒，我已看得很熟，一閉眼睛就可想像來。校長先生的「還有」，級任先生的「不過」，史先生的「差不多」，華先生的音樂的「諸位小朋友」，我們都聽得很熟，有幾位同學能模仿得很像。這些形狀，這些音調，今後我永遠不能常常接近了。想到這裏，我心中起了一種悲哀——爸爸稱之爲「多情的悲哀」。他說我愛讀愛的教育，性格受了牠的影響。有一次他指着該書的開頭第一頁對我說：「這種人太多情。安利珂升了四年級，看見三年級時的紅頭髮先生感到悲哀，已經多情了。二年級時的女先生因爲安利珂此後不再走過她的教室的門口而悲哀，實在是多情過度，變成多事了。」我今天的種種想念，恐怕也是多事。但我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毅然地把抽斗撤空，準備離去這學校，向我的前途勇猛精進。

華先生帶了兩個大牙齒走進教室來。一聲音樂的「諸位小朋友」之後，我們知道他有話說了，大家同上課一樣就座靜聽。他繼續說道：「你們的大考已經完畢，成績大家及格，現在只等候畢業式了。這是很可喜的事。美術是不考試的。但你們此後不再來校，應該留點成績在校裏，他日也可和別班比較。平時成績固然已經選留了若干幅，但都不是最近作的。今天下午沒事，大家回到屋裏去，各自畫一幅寫生畫，留在校裏當作畢業成績，大家願意麼？」我們齊聲說「願意」！他接着說：「畫甚麼不拘，畫



底大小也不拘，用不用顏色也不拘，只要是寫生——忠實的寫生。這可以表示你們在校學了幾年圖畫，眼的觀察力和手的描寫力修養到了甚麼程度。但是不可叫別人代畫，代畫了我一看就看出。」他在最後一次的課中竟說這近於侮辱的話。似乎覺得難為情，立刻改正了說：「但我知道你們一定不願意的。」我們又齊聲說「不願意！」

中午，我挾着一大包書回家，在路上考慮圖畫的題材。這樣，想不定當。走進家裏，看見桌上放着熱騰騰的一隻籃，籃裏盛着許多剛蒸熟的玉蜀黍。「茂春姑夫家送來的，」被我一猜就着。這是我的愛物，爲了牠有黃色的長鬚，像洋囡囡的頭髮；乳色的粒，像象牙彫成的珠子。蒸熟以後這些珠子變成金黃色，更加可愛。牠有一種異香，好像香粳米的香氣。這香氣使餓肚皮的人聞了很舒服。牠有一種異味，非甜非鹹，令人多喫不厭。但我的歡喜牠，不僅爲了好喫，



又爲了好玩。我的玩法有種種。有時我先把米粒統統摘落，藏在袋裏，好像一袋精小的黃豆，一粒一粒地摸出來喫。有時我在玉蜀黍上摘出花紋來，興味更好。條紋的，圈紋的，斜紋的，點紋的，種種圖案都可排成。食物之中，我所最歡喜的，是山芋和這玉蜀黍。山芋可喫之外，又可彫版印刷，玉蜀黍則可喫之外，又可排圖案。這兩種食物，可說是實用性與趣味兼備的東西。玉蜀黍的名稱有種種：六穀，粟米，梆子，玉米，玉麥，雞頭粟，珍珠粟，珍珠米，都是牠的名稱。我覺得「珍珠米」這名字最適切又最好聽。我歡喜這樣稱呼牠。下午我就爲珍珠米寫生。

長檯底下，還有一籃未曾燒熟的珍珠米。生的外面裹着衣，又有長鬚，比熟的好看。我揀了兩個，一個有衣的，一個無衣的，把牠們橫臥在桌上。一小一大，一近

一遠，一繁一簡，一客一主，配置也很相宜。我用鉛筆打了輪廓，塗上陰影，已經有些立體感。再加上一層黃色的淡彩，寫實的效果愈加顯著。這最後一會的寫生練習趣味真好！以前在學校的圖畫科中寫生，何以沒有這樣好的趣味呢？細想起來，原因很多：最後一會特別起勁，是一個原因；珍珠的可愛又是一個原因。而最大的原因，還在寫生的設備上。以前在教室裏，生，三四十人共看一個模型，模型的位置最難妥帖。只有少數人所望見的位置恰好，其餘的多數人，所望見的位置就不好看了。華先生曾經注意這點困難，有一次他辦了十種模型，把我們分成十組，教每組三四個人共寫一個模型，位置的確容易安排。但因先生的預備教材太麻煩，所以不能常常應用這辦法。今天我在家裏自辦模型，獨自寫生，當然比學校裏的分組更加自由了。學圖畫同彈琴一樣，是不適於共同學習而宜於個別教練的。明天拿這張畫向華先生繳卷時，想把這一點意思告訴他，請他在下學期想個妥善的寫生辦法。我們雖然出校了，其餘的同學可得許多便利呢。

姆媽洗浴

裏面發出一陣驚慌的喊聲。我當作火起了，連忙丟了手裏的西瓜跑進去看，弟弟也跟了進來。

原來喊聲從浴室裏發出，是姆媽的聲音：「不要來！不要來！等一會來！等一會來！」其音倉皇而尖銳。除了去年隔壁豆腐店裏失火的那一次以外，姆媽從來不會發過這樣的喊聲。我回頭看浴室的對面，但見廂樓的瓦上高高地站着一個工人，低縮着頭，臉上帶着難爲情似的笑容，正在小心地跨着脚步，慢慢地一下瓦來。我看了這光景，一想，笑得仰不起頭來。

我家的浴室是由廂樓改造的。玻璃窗的下半部掛着比人頭更高的窗幃，窗外來去的人不能望見室內。但玻璃窗的上半部沒有遮蔽，坐在浴室裏可以望見對面的廂樓的屋上生着幾朵瓦花，走過一隻白貓。有一次我正在洗浴，看見那白貓又同了隔壁豆腐店裏的黃貓來，一齊站在瓦上向我注視。我幾乎喊「姆媽」了；後來想起了牠們是貓，沒有喊出。剛才爸爸正在開西瓜，那泥水司務來修屋漏，爸爸就叫他去修廂樓，沒有想到姆媽正在洗浴，而廂樓的屋上可以望見浴室的全部的。我想像姆媽這一嚇非同小可，難怪她要發出這樣驚慌的喊聲。然而這件事又實在可笑。弟弟茫然不解，接連地問

我「爲甚麼笑甚麼？」我竟笑得說不出話來，只管掩着嘴向外面跑。

弟弟火冒了，跟着我跑到大廳的廊下，定要問我出來。我告訴他：「媽媽在洗浴，被屋上的泥水司務看見了。」他想了一想，問道：「那末你爲甚麼這樣好笑呢？」我不答，他再問。我也火冒了：「這不是好笑的麼？你不要『截樹拔根』呀！」他說：「我到偏要『拔根』，爲甚麼洗浴要不給人看見？難道洗浴是羞恥的？還是犯罪的？」這一問來得很兇，使我一時難於回答。我想了一想，說道：「洗浴要裸體，裸體是難爲情的，所以洗浴要不給人看見。」弟弟緊接着說：「我還要『拔根』，爲甚麼裸體是難爲情的？明明大家都有一個身體用布包好着，爲甚麼不許公然地打開這包裹來看看呢？」我被他說得又氣又好笑，但也無法置辯。他越是起勁了：「華明和我意見完全相同。前天我同他到乳鴨池去看水浴。我們同班裏有許多同學在那裏，大家裸着身體，走來走去，同穿衣服時毫無兩樣。我和華明也脫光了衣服，跳下水去，一點也不覺得難爲情。後來許多裸體人坐在草地上休息時，華明提倡『裸體運動』，大家拍手贊成。可是想起了各人家裏的大人們一定不許可，終於大家穿好了衣服回家。但我知道大人們不一定反對裸體。不然，爸爸的書櫃裏爲甚麼有着許多西洋名家所描的裸體畫呢？只有媽媽反對裸體。前會我看爸爸書櫃裏的裸體畫，媽媽教我不要看；後來又對爸爸說：『你這種畫怪難看的，藏藏好吧，孩子們看不得的。』我暗中覺得奇怪，爲甚麼孩子們看不得？大人們就看得？既然大人們看得，媽媽今天洗浴，

就讓泥水司務看看吧，何必大驚小怪呢？」

「呆話！」我旋轉身來預備走開，同時對他說：「不要對我胡鬧了。你有本領，去同爸爸辯論吧。我要預備我的初中入學試驗，沒有工夫同你纏。」弟弟立刻跑到書房裏去找爸爸。我原想走開了，但是一種奇妙的力拉住我，我終於停留在書房外的廊下，假裝整理牽牛花蔓，意欲竊聽弟弟和爸爸的談話。因為剛才我嘴上雖然斥責弟弟，心中實在同他一樣地懷疑。從去年夏天起，姆媽不准我赤膊，又教我搯身一定要關在浴室裏。我自己也覺得不肯赤膊，不肯在人前搯身。「裸體是難爲情的，」這件事我和大家一樣地承認。但是「爲甚麼呢？」姆媽不會說過，爸爸不會說過，學校裏的先生們也不會說過，我也覺得不便問人，始終是「行而不知」。光是「行而不知」，疑問到還簡單。所可怪者，畫家都怕難爲情，描出一絲不掛的裸體女子來向公衆展覽。難道人在描畫和看畫的時候，都不是人了麼？體既是難爲情的，畫家就不應該描。畫家既然可描，裸體就不應該難爲情。那麼正如弟弟所說，「明明是大家有一個身體用布包好着，不妨公然地打開這包裹來看看」了。我覺得這是世間的一大矛盾。且聽爸爸如何解釋這矛盾。

但聽見弟弟提出了兩個疑問——裸體爲甚麼難爲情？畫家爲甚麼描裸體？——之後，爸爸格格地笑個不休。最後對他說道：「我講一件故事給你聽：從前的從前，世界上還沒有人。天上有一個上帝

和諸神。上帝有一個花園，園中種着一種樹，叫做『智慧果樹』。上帝派一個男神名叫亞當的，一個女神名叫夏娃的，去看守花園。但叮囑他們不許採果子喫，天上的神都是裸體的，同你和華明洗浴時一樣，不覺得難爲情，只覺得自由自在，非常快樂。亞當和夏娃初進花園時也這般快樂。後來，他們偷把『智慧果』採下來，各人喫了一個。忽然眼睛和感覺都異樣了，覺得裸體很難爲情。他們就用樹葉子編成裙子，遮蔽身體。上帝看見了，大怒，把兩人驅逐出園，罰他們到世界上來做人。這是世界上最初的兩個人，就是我們一切人的始祖。——這是耶穌教的聖經上的故事，你現在一定不相信這事實，但不久你將相信這故事中所含有的道理。現在的你和華明等，好比是不會喫過智慧果時的天神，但再過幾年，你們一定都要喫。你姊姊已經咬過幾口了。」爸爸又格格地笑，弟弟一聲不響，我聽到最後一句話不期的面紅起來，幸而沒有被人看見。我繼續站着靜聽爸爸對於第二疑問的解釋：「畫家爲甚麼要描人所認爲難爲情的裸體？因爲美術可分爲兩種，一種是普通的，應用的，另一種是專門的，學術的。前者是人人應有的美術常識。（例如衣服、家具、房屋等如何可使美觀。）後者是專門家的美術研究。要專門研究美術，必須取法於自然，即從天然物中探求『美』的原料。山水、花卉、樹木、禽魚，都是天然物，都含有美的原料。人是天然物中最優秀的一種，所含有美的原料獨多。所以專門的美術家要描寫人，——脫去了人造的衣服的天然的人，——當作他們的基本練習。世間各種工藝美術，都是應用這種基本練

習的例如瓷器的形狀，家具的模樣，圖案的花紋等，都是從花木禽獸或人體的某部分中模仿來的。故自然和人體，可說是美的原料。但這種原料在普通人難於理解。故裸體畫只能讓專門家互相賞鑑；倘拿去向大眾展覽，實在很不適宜，而且容易引起種種誤解，因為大眾都缺乏美術的專門修養。只有在大眾美術教養極普遍的古代希臘，裸體人像的美才能得到大眾的正當的欣賞。例如你們描圖畫用的鉛筆的籠子上，印着一個上半身裸體而沒有手臂人像。這叫做維娜斯（圖見卷首）是古代希臘的美與愛的女神像。這彫刻非常優美，雖然因為年代太久而損失了手臂，但頭胸腹各部的彫刻的精美為後世所不能及，到今還是被人翻造作石膏模型，給專門的美術研究者當作臨摹的範本。鉛筆商人因此用牠來作商標。故用普通習慣的眼睛來看，裸體人是難為情的；用專門研究的眼睛來看，裸體人是美的原料。你現在還沒有成人，又沒有美術的專門研究，對於我的話恐怕還聽不懂。但是將來你一定會懂。那時候你對於你媽媽今天的大驚小怪和我書櫥裏的裸體畫的懷疑，都會消釋了。」爸爸立起了身，似乎要走出書房來，我趕快逃走了。

洋蠟燭油

大熱一連五天，都在九十六度以上，一點書也看不進，真是討厭。大雨足足下了半天，簷頭水濺進窗內，溼透了我的初中入學試題集，可惜得很。做短工的阿四還要歡喜讚嘆：「一陣熱，一陣雨，爺做天也沒有這樣好！」我問他理由，他只管眼看着天叫道：「落下來都是金子呀！」我聽不懂。問了姆媽，才知道夏天一場大熱，一場大雨，田稻可以豐收，所以農人最歡喜。早知如此，我對於天熱不會那樣討厭，我那冊書溼透也沒有甚麼可惜了。我把溼書放在竈山上，喫過夜飯後已烘乾了。

連日因為天熱，沒有看書。這一天雨後晚涼，我同弟弟就在燈下讀書。他讀續愛的教育，我很羨慕他。因為我所讀的那冊烘乾書，很少趣味。尤其是那些數目字——現在世間的植物共有多少種？孫中山先生預備築的鐵路長若干里？——怎麼記得牢呢？弟弟又不絕地把好看的地方講給我聽，安利珂甚麼樣了，舅父甚麼樣了，使我完全無心記誦這些枯燥的試題。爸爸原說「這種書不犯着讀，即使因此考取了，也好比打着航空券，是僥倖的。」但先生深恐我們不取，毋母校的臺，教預備升學的幾個人，在暑假裏人手一冊，我也就姑且讀讀。但這晚同弟弟的比較之下，我的工作變成無聊透頂！當時我下

決心明天起聽從爸爸的話溫習小學時代所讀過的舊書正如爸爸所說「硬記試題考取了不算光榮；習熟各科，考不取不算失敗。」今晚夜涼如水，另做些有趣味的工作吧。

我拋了試題集，同弟弟共看了一回續愛的教育，電燈打個招呼。原來辰光已近十一點鐘，再過五分鐘，我們這小鎮上的發電機要休息了。但我們的興味還不許我們休息。我趕緊找洋蠟燭。找到的洋蠟燭使人看了發笑：因為白天太熱，牠們都從燭臺上軟倒來，彎成半隻玉鐲的模樣。我用手捏了一回，才得扶直了。弟弟從燭臺取下蠟淚，把牠捏成黏土模樣，拿到麥柴扇上去用力一撇，看了印着的紋樣歡喜地叫道：「啊，很清楚的圖案！彫刻家也刻不成的！」我挨近去一看，固然美妙得很。那陰文的麥柴紋條條都很清楚，倘用黏土填進去，可以印出同麥柴扇一樣的陽文的浮彫來。我就計上心來，對弟弟說：「我們用洋蠟燭油來翻造洋囡囡的臉孔，好不好？」弟弟說：「怎樣翻造呢？」我說：「我們先用洋蠟燭油撇在洋囡囡的臉孔上，造成一個陰文的樣子，等牠硬了，就可翻印。印出來的不是同洋囡囡的臉孔一樣麼？」弟弟贊成。我們的雕塑就在半夜裏開工了。

先收集蠟淚，積了小拳頭大的一塊。然後開開玩具櫥，選出兩個洋囡囡來：一個面團團的阿福，一個尖頭大眼的蔻貝。把蠟平分爲兩塊，我捏一塊，弟弟捏一塊。捏到柔軟了的時候，我的覆在阿福的臉上，弟弟的覆在蔻貝的臉上。「氣悶殺了！氣悶殺了！」弟弟喊了幾聲，連忙拿去蠟塊，蠟塊裏已經印着

很清楚的寇貝的臉孔了。「同阿福比比看，誰清楚？」弟弟催我拿去蠟塊，「啊，阿福愈加清楚！」

「有了模子，怎樣翻造呢？」我提出這問題。弟弟說：「用爛泥吧，今天阿四挑了許多爛泥在花臺裏。」我說：「爛泥太齷齪。況且半夜三更到院子裏去取爛泥，姆媽知道了又要說話。我看仍舊用洋蠟燭油印，來得乾淨。」弟弟說：「蠟同蠟黏合了怎麼辦呢？況且蠟已經沒有了！」我說：「我自有的辦法。」我記得姆媽縫紉時，常用洋蠟燭頭在布上擦一擦，然後下針。這洋蠟燭頭就藏在她的針線盤裏。我們偷偷地走進她的臥房，找到了她的針線盤，偷了她這件寶貝回來。我們把模子浸在冷水裏，使牠們硬起來；把蠟燭頭切成兩段，用手捏弄，使牠們軟起來。捏得很柔軟了，急忙從水中取出模子，把軟蠟嵌進模子裏頭。用大拇指捺了好久，取出一看，兩隻臉孔同洋囡囡的一樣，不過變了羊脂白玉色，越發可愛了。弟弟喊起來：「好啊！大功告成！」

這喊聲驚動了爸爸。原來他還沒有睡，也趁着晚涼在書室裏看書。這時候他攜着一支電筒，走進我們的房裏來探問：「半夜三更告成了甚麼大功？」弟弟連忙藏了模子，拿兩隻白玉的臉給爸爸看。說道：「爸爸，我同姊姊都會塑造了，你看這塑得好不好？」爸爸相了一會，笑道：「好到是很好的。不過你們那裏來的模子？瞞我不過的。」我們就把模子和製法和盤托出。他又笑道：「法子到也想得巧妙的。倘能不用模子，用手指捏造出來，你們兩個都變成大雕刻家羅丹了。」我們不懂這話，求他解說。爸

爸回到書室裏去拿了一張雕像的印刷品來給我們看，對我們講下面一段話：

「二十年前死去的，法國一位大雕塑家，叫做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這個題名『考慮』的裸體人像，便是他的傑作。他是近代世界最大的雕刻家。因為從前的雕刻法，都有一定的格式，好像我們這裏的佛像，身體各部的雕法有定規。所以雕出來的往往不像實際的人體。這叫做『古典派』。爸爸指着弟弟說：『上次我給你看的希臘彫刻維娜斯像，便是古典派的。』又繼續說道：『到了羅丹，開始廢棄一切定規，完全依照實際的人體而雕塑。所以雕出來的全同真的人體一樣。他所創造的這一派叫做『寫實派』。他的寫實派雕塑最初在展覽會裏出品時，法國的人大家不相信他憑空的這一派叫做『寫實派』。他的寫實派雕塑最初在展覽會裏出品時，法國的人大家不相信他憑空雕出，說他一定是從活人取了模子，——好比你們用洋蠟燭油覆在洋囡囡臉上取模子一樣，——而翻造出來的。法國政府認為這是殘酷的辦法，應該禁止。羅丹向他們辯解，他們不信。於是羅丹說：『你們不信，讓我再雕幾個小「大人」像給你們看。』過了幾時，他雕成了一羣小像，——意大利大詩人但丁（Dante）的名作神曲的地獄篇中的人物，題名曰『地獄之門』——各像不過一二尺高。於是他拿去給批評者看，對他們說道：『你們說我從活人取模子，請問這些像的模子從那裏去取？難道我到「小人國」裏去取來不成？』批評者方始確信他的寫實手腕的高妙，從此大家尊重他為世界最大的雕塑家，他的一派就成為現代雕塑的模範。你們看這幅圖寸法，筋肉，姿勢，全同實際一樣。姿勢尤

加表現得好：你看這人的『考慮』多少深刻，好像要解決一個極重大的難問題，在那裏嘔心掇血地考慮，連腳趾頭都在那裏考慮。」講到這裏，大家笑起來。

姆媽被笑聲驚醒，從隔壁房裏喊道：「半夜三更還不睡覺，笑甚麼？你們爸爸也同你們一般樣見識，不曉得催你們睡！」爸爸伸伸舌頭，拿着電筒出去了。我們各人拿一個羊脂白玉頭像放在枕畔，然後就寢。

新同學

阿四挑着行李前面走，我和姆媽後面跟。走到汽車站時，宋麗金和她的爸爸已在站上等候我們。姆媽就同宋家伯伯談話：

「宋先生，你們早！」

「呢，我們也到得不久，柳師母。天氣到很好呢。」

「噯，早上到很涼快。我們的逢春要托你照應了。她爸爸本來也要親自送她上學。因為播音講演約定了日期，不便改變，管自到南京去了。我又不慣出門。昨天聽說你要送你家麗金小姐到城，就叫阿四來相托，把逢春一淘帶去。路上要你費心照顧，真是對不起得很！這是她的學費，一發托你代繳了。」

「便的，便的，你放心。我送她們進宿舍，一切安頓好，然後回來，你放心是了。她們兩人從小同學同班，如今又是同學同班，再好勿有我們的麗金不聰明，全靠同逢春小姐做伴，得益不少。這會四百人投考，取五十名，逢春小姐考取第一，真是了不得！麗金總算僥倖取了。以後還要時時托她領導呢！」

「說那裏的話？逢春這孩子一點也管事不來，衣服髒了不曉得洗，鞋子破了不曉得換。成日家在

屋裏，只曉得同她弟弟玩耍，那裏及得上麗金小姐這般能幹？這會送她進校住宿，我本來放不開。他爸爸說要她練習，不練習永遠不會管事。話也不錯，我硬着心腸放她去了。幸而有麗金小姐作伴，使我放心得多。」

「你只管放心，學校裏管理得很好，況且許多同學，熟識了之後都是好朋友，互相照顧的。」宋家伯伯說到這裏，汽車來了。站役搶劫似地把我和宋麗金的行李搬到車頂上去。我們三人走到車廂揀位子坐下了。我坐在靠窗的位子裏，姆媽立在窗外的地上，仰起了頭看我的臉孔。阿四扶着扁擔站在她的後面，仰起了頭看汽車的各部。姆媽對我說：「逢春，到了校裏寫個信來……」她的喉中好像有物梗住，不能再說下去。我應了一聲「嘎」之後，忽覺心緒混亂，也不能再說下去了。宋家伯伯看出了我們兩人的意思，從中插口對姆媽說：「柳師母明天會我明天上午就來給你回音，你放心！」姆媽未及答應，汽車已經開了。我就像姆媽懷裏放出來的一隻鷓子，帶着一根無形的線，向遠處飛揚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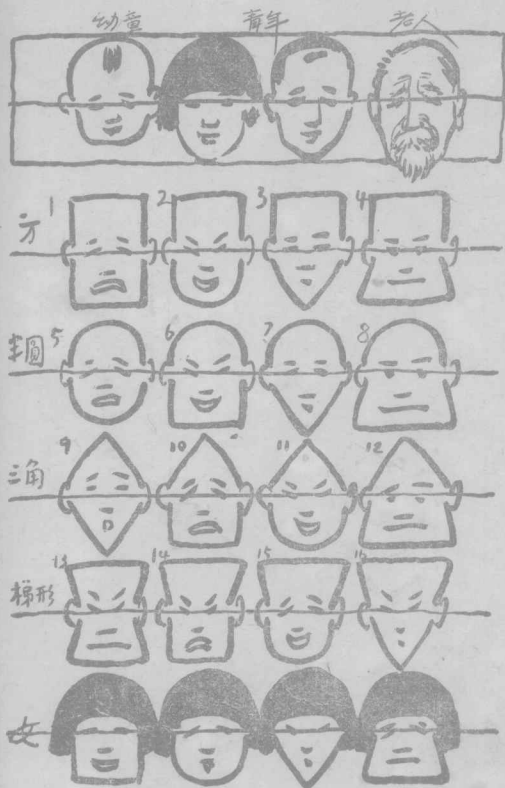
這一天所見的都新鮮。這樣大的操場，這樣廣的膳廳，這樣整齊的牀鋪，還有這樣多的同學，在我當時看來全同陌路人一樣。宋家伯伯真好親自爲我打牀鋪，找坐位。安頓好之後又匆匆地出校，買了兩包薄荷糕回來，給宋麗金和我各人一包。又叮囑我們一番，然後回去。我和宋麗金本來不很親近，這時候卻相依爲命了。因爲自從宋家伯伯去後，除了在宿舍門口看見葉心哥一面以外，我們兩人舉目

無親所見的，全是素不相識的奇奇怪怪的臉孔。晚快聽見許多老學生喊着「聽播音演講」，大家走向紀念廳去。我同宋麗金也跑去。但聽見收音機中有一個大喉嚨正在喊：「我們中國的文字，同人的臉孔一樣，每個字有一種相貌，喜、怒、哀、樂……」其聲音粗大而發沙，但又很稔熟。忽然記起了這是爸爸的演講，我覺得很稀奇，同時又很歡慰。我想對收音機說：「爸爸，我在這裏聽你講呀！這些話你在家裏常常說的，我已經聽厭了！」但是沒有說，即使說了他也不會聽見。聽講畢，就喫晚飯。飯後我和宋麗金散步了一會，就去睡覺。這晚我做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夢。

第二日上午行始業式，領書籍用品，抄課程表。要明天開始上課，今天下午無事，我寫了兩封信。一封給姆媽，把別後一切情形告訴她，請她放心。又附一封很長的信給弟弟：

「弟弟：我到校後很好。一切情形，請你看我給姆媽的信便知。現在我有一件有趣的事告訴你：昨天下午我在校裏聽爸爸播音演講，他又是老調，用人的臉孔來比方文字的神氣，由此說明美術的構成。這些話我聽慣了，當時也不覺得有趣。不料今天上午開始業式，新學生和老學生相對立着行相見禮時，我看見了數百隻陌生的臉孔並列着，或方或圓，或長或扁，或兇或善，或憂或喜，真同一篇不識得的文字一樣，我方才知道爸爸的話有道理。當時我研究這數百隻陌生的臉孔，又想起了爸爸以前所說的話：『年青人的眼睛必生在頭部正中的橫線上。幼童的眼睛比正中橫

線低，老人的眼睛比正中的橫線高（請看附圖）。這規則果然很對：我們的同學大多數是年青人，眼睛都生在正中；只有少數年幼的同學，眼睛下面的地方比上面的地方小；還有幾位年老的先生同他們相反，眼睛下面的部分比上面的部分長得多。然而除了這條規則以外，五官的形狀和位置，變化非常複雜，竟找不出別定的規來。只有頭的外廓的形狀，被我找出了一種定規：頭由上下兩部合成，以眼線為分界。上部的形狀有四種，下部的形狀也有四種，都是半圓形，長方形，三角形和梯形。四種形狀交互錯綜地配合起來，成爲四四十六種頭形。但這是限於男子的。在女子，因爲上部養着很厚的頭髮，都作半



圓，老人的眼睛比正中的橫線高（請看附圖）。這規則果然很對：我們的同學大多數是年青人，眼睛都生在正中；只有少數年幼的同學，眼睛下面的地方比上面的地方小；還有幾位年老的先生同他們相反，眼睛下面的部分比上面的部分長得多。然而除了這條規則以外，五官的形狀和位置，變化非常複雜，竟找不出別定的規來。只有頭的外廓的形狀，被我找出了一種定規：頭由

圓形，沒有多大差別，故只得四種（請看附圖）。你到學校時，也可留心看看同學們的頭，是否合於我這規則？但據我的經驗，熟識的人的臉的特點，不容易看出。我這會所見的都是素不相識的新同學，所以容易發見。但你倘能假定同學們爲素不相識的人而觀察，也不難看出。我再把爸爸的播音演講中很有趣的一段話告訴你：他說古時有兩個人要去見官，官身旁的人善用文字比方人的相貌，豫先告訴這官說，一個人的臉孔像『西』字，一個人的臉孔像『舊』字。這兩個人一到，官見了哈哈大笑，弄得兩人莫明其妙。原來一個人的頭中部龐大（如圖中第九而更扁），面帶笑容，很像『西』字；另一個人的頭長方（如圖中第一而更長），牙齒露出，滿面皺紋，很像『舊』字。用文字比方人的面孔，的確很有趣。今天上午我看見這裏的校長先生，眼睛發凹而連成一線，鼻子很直，右面有一條很深的皺紋，與扁平的嘴巴相連。我覺得他的面孔像一個宋體的『置』字。還有一位訓育主任，眼睛倒掛而鼻頭大得厲害，望去只看見眼睛和鼻頭，我覺得像個『公』字。將來我倘得到他們的照片，一定寄給你看。以後你倘有有趣的事，也要寫信告訴我。你的姊姊逢春，八月廿六日下午五時。」

葡萄

午飯後接到弟弟的信。正想拆看，上課鈴響出了，我就帶了這信去上數學課。先生說要增加趣味，教科以外又發油印的四則問題講義，這回點幾個人到黑板上去演算。這些問題我早已做出，不耐煩坐着看別人喫粉筆灰。對不起，犯一次校規了。我就偷偷地拆開弟弟的信，把信紙夾在數學書裏。把書豎立在桌上，從容地看信。但見信上寫道：

「逢春姊姊：你離開家裏已經半個多月了。但是家裏沒有一天不提你的名字。姆媽搬出了飯菜，就對着書房間喊：『逢春的爸爸，喫飯了！』爸爸在廁所裏走不出來，也就挺起喉嚨喊：『逢春的娘，拿點粗紙來！』昨天星期日，上午三舅媽來，恰好姆媽到裁縫店裏去了，爸爸同她談話：逢春的娘長，逢春的娘短，我聽了實在好笑。後來姆媽回家，同三舅媽談話：又是逢春的爸爸長，逢春的爸爸短，我聽了有些耐不住，當場對姆媽說：『姆媽，你叫爸爸，爲甚麼一定要拖姊姊在裏頭呢？』姆媽笑着罵我：『難道拖你在裏頭？可惜你來得遲了一點！』」

我看到這裏，忘記了身在教室，獨自笑起來。幸而先生正在起勁地講「烏龜四隻腳，鶴兩隻腳」，沒有

「小天井裏的葡萄，你去時還沒有熟，現在已經很大而且很甜。生的又多，仰望好像一串一串的綠珠子。我每天放學回家，自己爬上梯子去採一球來喫。一個人那裏喫得及呢？我們送一大籃給外婆家，一小籃給華明家，一小籃給宋家伯伯家。阿四自己採了一籃，去給小阿四喫。郵差來送信，爸爸叫他自已爬上去採。一身綠衣裳攢在葡萄棚底，人忽然不見了，但聞空中笑聲。姆媽叫我不要把玩耍事體告訴你，防恐你在校中想着家裏，沒心想讀書。但我知道你不會，因為我以前常常聽你說：『應該玩耍而玩耍，是快樂的；不應該玩耍而玩耍，反而苦痛。』況且你住在學校裏，一定也有學校生活的樂處。我把家庭生活的樂事告訴你，你把學校生活的樂事告訴我，互相交換聽聽，豈不更加快樂？我聽宋慧民說，他爸爸日內要進城，到你們校裏來望宋麗金。今天下午我採了最大的三球葡萄，放在雪茄煙匣子裏，托宋慧民轉請宋家伯伯帶給你。他動身日子不定，也許你收到這封信後，不久有得喫家裏的葡萄了。祝你身體健康，學業進步。你的弟弟如金上言。九月十四日夜八點鐘。」

我偷看信畢，他們還在黑板旁邊講「烏龜四隻脚，鶴兩隻脚」糾纏不清。好不容易打下課鐘了。回到自修室，見案上放着一隻雪茄煙匣子，一個紙包，旁邊附一張宋家伯伯的名片。名片反面有鉛筆字：

「來訪適值上課。令弟囑送食物一匣，請收。外食物一包煩交小女。明日下午再來訪問。逢春女士鑒。」我忙把名片給宋麗金看。兩人歡喜地拆看食物，我的是葡萄，宋麗金的是豬油炒米粉。我把葡萄分送宋麗金，宋麗金也把豬油炒米粉分送我。我想再分送些給葉心哥。但是這學校的習慣，男女學生隔離很遠，非但不相往來，在課堂中見了面也不交一語。況且他是二年級生，與我不同課堂。故我如今雖然和他同學，反比以前生疏了。葡萄也不便分送給他。課餘我喫着葡萄，聯想家裏的情形，感謝弟弟的好意。就拿起筆來，寫這樣的一封信給他：

「弟弟：收到你的信後一小時，就接到宋家伯伯帶來的葡萄。我非常感謝。你送我一匣真的葡萄，我現在報你一張畫的葡萄。上星期，這裏的圖畫先生教我們畫一幅葡萄的臨畫。這是我入中學後第一張圖畫成績，現在附在這信裏寄給你，請你留作紀念。先生說，學畫應該以寫生為主；但臨摹別人的作品，也可學點筆法。故難得臨畫幾次，也是必要的。我覺得很對。你看這幅畫，用筆並不繁，而葡萄的特點都能表出。還有一個關於畫葡萄的故事告訴你：前天我向這裏的圖書室借了一冊豐子愷著的藝術趣味來讀。看見裏面有一節說：『從前希臘有兩位畫家，一位名叫才烏克西斯（Zeuxis），還有一位名叫巴爾哈西烏斯（Parhasius），都是耶穌紀元前的人。他們的作品已經不傳，只有一個故事傳誦於後世：這兩位畫家的畫，都畫得很像，在希臘為齊名的兩大畫家。』

有一天，兩人各拿出自己的傑作來，在雅典的市民面前展覽比賽。全市的美術愛好者，大家到場來看兩大畫家的比賽。只見才烏克西斯先上臺，他手中挾一幅畫，外面用袱布包着。他在公衆前把袱布解開，拿出畫來。畫中描的是一個小孩子，頭上頂一籃葡萄，站在田野中。那孩子同活人一樣，眼睛似乎會動的。但上面的葡萄描得更好，在陽光下望去，竟顆顆凌空，汗水都榨得出似的。公衆正在拍手喝采，忽然空中飛下兩隻烏來，向畫中的葡萄啄了幾下，又驚飛去。這是因爲他的葡萄畫得太像，天空中的烏竟上了他的當，以爲是真的葡萄，故飛下來啄食。於是觀者中又起了一陣熱烈的拍掌和喝采。才烏克西斯的畫既已受了公衆的激賞，他就滿懷得意地走下臺來，請巴爾哈西烏斯上臺獻畫。在觀者心中想來，巴爾哈西烏斯一定比不上才烏克西斯。那有比這幅葡萄更像的畫呢？他們看見巴爾哈西烏斯挾了包着的畫，緩緩地踱上臺來，就代他訖憂。巴爾哈西烏斯卻笑嘻嘻地走上臺來，把畫倚在壁上了，對觀者閒眺。觀者急於要看他的畫，拍着手齊聲叫道：『快把包袱解開來呀！』巴爾哈西烏斯把手又在腰際，並不去解包袱，仍是笑嘻嘻地向觀者閒眺。觀者不耐煩了，大家立起身來狂呼：『畫家快把包袱解開，拿出你的傑作來同他比賽呀！』巴爾哈西烏斯指着他的畫說道：『我的畫並沒有包袱，早已擺在諸君眼前了。請看！』觀者仔細一相，才知道他所描的是一個包袱，他所拿上來的正是他的畫，並非另有包袱。因爲畫得太像，觀

者的數千百雙眼睛都受了他的騙，以爲是真的包袱。於是大家嘆服巴爾哈西烏斯的技術，說前者只能騙鳥，後者竟能騙人。」弟弟，你聽了這故事作何感想？我知道你一定又有一番大議論。下次來信，請把你的感想告訴我。你的姊姊逢春。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時。」

九一八之夜

九一八是星期五，第一小時公民停課，大家到紀念廳去開會。校長先生用簡勁的語調，敘述民國二十年間的舊事，和以後的種種國恥；又用悲壯的語調，叮囑我們大家勉勵、團結、奮鬥，直到「九一八」三字消滅為止。隨後訓育主任——綽號大鼻頭先生的——上臺講演。他說要洗雪國恥，必須刻苦耐勞。他敲着桌子，講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時，眉頭蹙緊，嘴巴紐起，顯得鼻頭愈加偉大，同學中就發生嗤嗤的笑聲。校長先生忽然突出兩個眼球，釘住嗤笑的人，全體就肅靜起來。訓育主任的講演的結論是：「大家不可忘記：我們所處的決不是享樂的時代，而是刻苦奮鬥的時代。從今天起，大家上課要愈加嚴肅，用工要愈加認真。」看見臺下全體肅靜，好像默認了，他然後下臺。散會後大家依舊上課。這一天上課果然比以前嚴肅得多。散課後，我看見有幾位女同學拿着碗筷，跑進廚房裏去，嘴裏邊喊着「毋忘國恥，毋忘國恥。」我不懂她們的意思。等她們跑回來，一看，原來她們在沖藕粉喫。我說：「哼！現在不是享樂的時代！」她們拿藕粉匣上的廣告文字給我看，念道：「毋忘國恥，請喫九一八真藕粉。」接着說：「請你也喫些，可以毋忘國恥。」我不要喫，心中起了不快之感。我知道這是杭州西湖風景勝

地「九溪十八澗」的出品。商人發見地名中的數字和國恥紀念日月的數字偶然相同，就利用爲廣告，以求獲利。這種行爲近於「幸災樂禍」「賣國求榮」。因爲我想，將來國恥雪盡，「九一八」三字消滅了，他們沒有廣告可作，營業將受影響；他們難道希望國恥永遠存在麼？而且這樣一來，使九溪十八澗這風景名勝也好比受了創傷，雖然將來總有全愈的一日，然而創痕永遠不退了。「謝謝你們，我不要喫這種藕粉！」

晚上，輪着圖畫教師秦先生監督自修。我覺得歡喜，因爲秦先生是一位最可敬的女先生。她上課非常認真，往往比學生先到教室。她的態度非常誠懇，有人不會描的，她在課外補教，定要使這人會描。此外，她的服裝非常有意思，都是粗衣布裳，但是形式和色彩都很調和，比別人穿的綾羅緞匹的摩登服裝好看得多，足見她的美術研究是很純正而能應用在生活上的。這一晚她穿着一件灰色的上衣，一條黑色的長裙，一雙自製的黑布鞋，笑嘻嘻地走進教室來，坐在講臺上的椅子裏向我們看，似乎等候我們發問。我們原有許多正在演算草，但看見秦先生進來，大家把算草簿收藏，提出藝術上的種種問題來問她。她爲我們逐一解釋，說話道理充足，而又趣味豐富，使我們聽了，折服之外又感到愉快。自治會幹事林佩貞就應用她的辯才，提出一個及時的問題，她對秦先生說：「今天早上訓育主任教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所處的決不是享樂的時代，而是刻苦奮鬥的時代』，我覺得這話很不錯。但同時

我又覺得，當這刻苦奮鬥的時代，我們似乎無暇去弄圖畫等賞心悅目的東西，爲甚麼學校裏還要教我們畫畫兒呢？這疑問請秦先生爲我解釋！秦先生聽了，雙眉微蹙，而口角上的微笑仍不消失，似乎對於這問題覺得很重大，又很有興味，暫時考慮着。自修室長吳文英是個極忠厚的好人，看見林佩貞排斥圖畫，而秦先生又半晌無語，大約以爲這位好先生被學生難倒了，很不自然，不待秦先生開口，先站起來說：「我覺得林同學的疑問不成問題，因爲圖畫也有很大的用處。譬如早上訓育主任所講的臥薪嘗膽，倘使把牠描成圖畫，可以鼓勵我們奮鬥，圖畫正是奮鬥的工具！」許多人都異口同聲地說：「不錯，不錯！」足見同情於秦先生的人很多。

大家靜了下來，秦先生從容地說道：「你們兩人的話，大家都不錯，同時大家都錯。」聽了這矛盾的評論，大家笑起來。秦先生繼續說：「林佩貞說『我們無暇去弄賞心悅目的東西』，吳文英說『圖畫也有很大的用處』，說得都不錯！但是，林佩貞認爲『圖畫是賞心悅目的東西』，吳文英認爲『圖畫是奮鬥的工具』，觀念就都錯誤了！於是大家有所思慮，全體肅靜無聲了。秦先生提高了聲音說：「現在我告訴你們兩句話：第一，圖畫不僅是賞心悅目的東西，實是一種苦工。第二，圖畫的用處不在乎直接地用作奮鬥的工具，乃在乎間接地修養人的心目，使人的生活健全。這兩句話是圖畫學習的要點，大家必須記牢。」她舉起一隻手，對林佩貞說：「你以爲圖畫都是全不費力的享樂麼？現在我要

你們描一隻手，最常見的一隻手，你們三十多人中一定沒有一個人能描得完全『正確』。若要描得正確，須放數年苦工下去。若要描得『正確』而又『美觀』，須再放數年苦工下去。學圖畫的目的，就是要操練正確而又美觀地描寫一切物象的本領，豈不是一件苦工麼？大家伸起自己的手來細看，表示默認先生的話。有幾隻戴着金指環的手，在電燈底下轉輾反側，發出閃閃的光。

秦先生又向着室長吳文英說：「你以為有用的圖畫的用處是臥薪嘗膽之類的畫麼？這種畫原也有用處，但是用處太小。因為有許多意思和教訓是無形的，是描不出的，你將怎麼辦呢？譬如我們現在要勸中國青年『鍛鍊身體，學習功課，認識時勢，決定行動』，倘用圖畫表出，一定喫力而不討好。所以，要直接拿圖畫去派用處，其用處一定太小。圖畫的大用處，在於間接的修養上。我們用苦工練習眼力、手力、心力，養成了能夠明敏地觀察，正確地描寫，美滿地表現的能力，然後拿這明敏、正確、美滿的能力去應用在我們一切的生活上，使我們的生活同良好的美術品一樣地善良、真實、而美麗。這便是圖畫的間接的用處，這才是圖畫的最大的用處。有了這最大的用處，別的小用處都跟了來。因為你學得了上述的能力，無論描臥薪嘗膽，或者描博物圖、描地圖，都很自由。反之，不用苦工練習手、眼和心，而立刻要拿圖畫去直接派用處，你必須失敗。現在我且問你：這裏三四十人中，誰能憑空描出一幅像個樣子的『臥薪嘗膽圖』來？不必說別的，就是單描勾踐的一隻手，恐怕也沒有人描得正確呢！」講臺下

發出一片滿足的笑聲，許多雪白的手又伸起來，在電燈底下轉輾反側地發光。

秦先生結束地說：「所以我告訴你們：我們現在所處的原是刻苦奮鬥的時代，但美術研究決不可以廢止。也不必硬拿美術去當作奮鬥的工具，以致貪小失大。從今日起，我們大家應該刻苦練習我們的眼力、手力和心力，希望將來大家做個健全的國民，健全的人。到那時候我們還怕甚麼呢！」自修下課鈴響出了，秦先生帶着愉快的笑容退出我們的自修室，我們也帶着滿足的笑容送別她。就寢後我回想這晚的話，覺得很有意思，聽到了許多同學的眠鼾聲，方始睡覺。

展覽會

雙十節早上開會，校長先生訓話大意說：「國慶好比月亮，國難好比烏雲。要使月亮鮮明，必須除去烏雲。」我聽了覺得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散會後，男同學中有一個最會噪的馮士英，對大家說道：「今天我們大家應該如此！」說着就裝個鬼臉，上部顰蹙眉頭，下部張開笑口，樣子很是尷尬。另外一個名叫李成的，接着說道：「不，今天我們大家應該如此！」也裝個鬼臉，上部眉花眼笑，下部撅起嘴唇，樣子尤加難看。這引得許多同學大笑起來。我們不應該這樣開玩笑。但這兩位同學所裝的鬼臉，倒頗能象徵今日的我的心。

走過揭示處，看見國慶放假一天的條子旁邊，貼着一張展覽會的廣告，上面寫着「文美社第一次展覽會」九個大字，下面寫着「日期：雙十節起共三天。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地點：民衆教育館樓上。」末後又寫着「無券入場，歡迎參觀」八個字。宋麗金對我說：「看展覽會去！」我說：「好的，最好我們去邀秦先生同去，可以請她教教我們畫的看法，不知她肯不肯的。」宋麗金在小學時和我並不親近，也不歡喜美術。自進中學之後，因為我們是同鄉，又是小學時代的同學，況且初入校時舉目

無親兩人相依爲命所以忽然親愛起來於是我們兩人的趣味也互相影響我不懂得管理衣着而她歡喜整理服裝，如今使我也歡喜整理服裝了。她不懂得描圖畫而我歡喜研究美術，如今使她也歡喜研究美術了。這時候她聽見我提出邀秦先生同去，非常高興，就拉了我穿過網球場，走進教師宿舍去邀秦先生。

秦先生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一頂白帽子，手裏拿着一隻黑色的小皮篋，正要出門，見我們來，就立定了。我問：「秦先生到那裏去？」她說：「我想去看展覽會，沒有伴侶，你們能同去麼？」我和宋麗金同聲地驚叫起來，把秦先生嚇退了一步，她倉皇地問我們：「甚麼了甚麼了？」我立刻告訴她，我們本想邀她同去，因爲彼此偶然暗合歡喜之餘不覺驚叫。秦先生也笑起來，就拉我們一同出門。這一天天高氣爽，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招展在晴秋的驕陽之中，色彩異常鮮麗，氣象異常雄渾，我不相信這旗子不能抵抗國難的壓迫的。

展覽會場門前掛着一條很長很長的白布，布上寫着九個圖案字，「文美社第一次展覽會。」我們走進門，各自在參觀簿上簽了名，又索得一張作品目錄，然後上樓去參觀。樓上的陳列處共分兩部，第一部是中國畫，第二室是西洋畫。我們先看中國畫之部。走進房間，但見四壁都是中堂，立幅，屏條，不知從那一張看起。秦先生按照目錄，一幅一幅地順次看過去。我們跟了她做。秦先生每逢看到

大幅的畫，必向後倒退幾步。我們也跟了她倒退幾步，但兩人相顧而笑，不懂得這是甚麼意思。後來我恍然覺悟：畫面廣大的，必須隔開相當的距離，方才看見全部。若距離太近，只見畫的局部，便無從鑑賞。我就輕輕地把這道理告訴宋麗金，不期被秦先生聽到了，她教我們：「看畫，須將畫放在視線的六十六度角內，方能同時看到畫的全部，方能看出畫的神氣。所以小的畫可以近看，大的畫必須遠看。」這時候恰好又來一幅大畫。宋麗金急忙向後退，動作太快，不期踏了後面一位老翁的脚跟，又背面衝突了一下。老翁叫起來。宋麗金漲紅了臉孔向他道歉，我們都笑，老翁也笑了。

中國畫之部雖然作品很多，但我覺得畫法大同小異，有幾幅山水竟是千遍一律，沒有甚麼特色的。所以沒有看完，我們就感覺厭倦。宋麗金偷眼研究幾位女參觀者的服裝，也已心不在畫了。好容易秦先生看完了中國畫，我們跟了她走進西洋畫之部去。

這一部中，花樣比前者複雜得多：有油畫，有水彩畫，有木炭畫，有木版畫；有比中堂更大的，有比扇面更小的；式樣繁多，鮮豔奪目。我們跟了秦先生逐幅觀賞，覺得比看中國畫興味更濃。秦先生亦常常為我們說明：「這一幅是印象派的，」這一幅是想像出來的，「這一幅是刻了木版印刷出來的，」……又輕輕地告訴我們，那一幅好，那一幅壞，好在那裏，壞在那裏。我聽了很是有味，宋麗金性急，往往不耐細聽，先向前走。忽然她驚叫着走回來，對秦先生說：「那邊一幅可怕的畫，我被牠嚇死了！」秦先生和

我跟着她去看，看了果然可怕，又很可笑。一幅大油畫，畫的右邊描着半個綠色的人頭，左邊描着一個牛頭，牛的臉上描着一隻小母牛，小母牛旁邊坐着一個女人，正搾牛奶。畫的上邊描着許多房子，有的房子倒置，屋脊生在地上。有的房子裏面描着一個很大的人頭。房子前面描着一男人和一女人，男人走着，女人倒立着。畫的下邊描着半隻手，食指上戴着戒指，食指和大指間捏着一枝奇異的花果。此外還有種種奇形怪狀的東西，總之，全畫面希奇古怪，顛倒謬亂，好像頑童們的惡戲，不知爲甚麼陳列在這展覽會裏？我們連聲向秦先生質問，立等她的解答。但她也只管笑，沒有回答。後來對我們說：「這是一種新派畫，原是一種奇怪的畫法，大家看不懂的。」宋麗金更奇怪了，反問道：「既然大家看不懂，陳列在這裏做甚麼呢？」秦先生說：「等一會告訴你們。」後來我們走出展覽會場，在路上，秦先生告訴我們這樣的話：

「這幅畫是一個俄羅斯人畫的，其人名叫夏格爾（Mark Chagal 1890-）現在他是一位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他的畫派叫做「表現派」，是最近西洋新派畫中最有名的一派。這一幅是表現派中的名作，所以中國人臨摹了，來展覽給中國人看，使我們大家知道世間有這樣的一種繪畫。但是看得懂的人極少。我也看不懂。因爲他們所描的，都是自己個人心中的感想，或者心目中的幻影。他們的主張，以爲描畫不必描寫外界的狀態，應該描寫我們看見一種狀態時心目中所起的感想。這畫家眺望

他自己所住的村，眼睛看見外界的狀態，同時心內浮起人物房屋花果等現象來。他把這外界的狀態和內界的狀態一起描在畫裏，就成爲剛才所見的樣子，這叫做「表現派」。此外還有奇怪的畫派：有的把過去現在未來的狀態一齊描出。譬如描一隻正在跑的馬，就描幾十隻腳；描一個正在彈琴的人，就描好幾雙手。這叫做「未來派」。有的把物體的形狀分裂爲種種幾何形體，重新組織起來，使人看了不知道所描的是甚麼東西。這叫做「立體派」。然而這種畫，都是極少數人所讚成的，在我們看來只是一種遊戲。約二十年前，這些畫在歐洲各國相當地流行。但現在已經沒人提倡。他們把這畫陳列在展覽會裏，可使我們知道西洋曾經有過這樣的一種怪畫，其意思也是好的。」我們一邊聽秦先生講，一邊走路，不覺已經走到校門口。望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旗招展在晴秋的驕陽之中，我的心又從新派畫回到了雙十節。

落葉

中秋過後，天氣漸漸涼爽，人意也漸漸快適。我的飯量比前增加。以前只喫一碗半，現在要喫兩碗半。我的用功比前起勁。以前午飯後第一課不免打瞌睡，現在上了一天課還抖擻精神。尤其是今天，星期六，兼又天高氣爽，心身都舒服。四點鐘課畢後，我回到樓上的自修室，把書向桌上一拋，走到窗前小立一會。但見變幻不定的白雲，襯着深遠無底的青天，遼廓無邊。我忘記了身在學校，又忘記了眼前所見的是甚麼東西。過了好久，才記得這叫做「天」。但是，這爲甚麼叫做「天」呢？這明明是古人假造出來的名稱。我一向上了古人的當，以爲這的確是天，毫不懷疑。今天仔細一看，這是何等神祕的一種現象！怎麼可用一個「天」字來包括呢？

我正在想入非非，猛聽見下面有稔熟的聲音：「柳逢春小姐家裏有信！你弟弟寄來的！」

我向下一望，原來是宋麗金和吳文英，手裏各拿一冊速寫簿，並肩而行，卻仰着頭和我開玩笑。我也笑着回答道：「我道真個是王媽送信來了。原來是兩位女畫家！你們今天寫了幾張畫可讓我『拜觀』你們的『大作』？」

『大作』要美術家的女兒才會寫的，我們那裏有呢？你靠在窗際出甚麼神？還是帶了 Sketch book 和我們一同寫生去吧！』

『Sketch book』就是速寫簿，這名詞在我耳中感覺非常可親。一則初學英語，應用起來分外新鮮，二則秦先生教我們各人自製一冊速寫簿，練習速寫，現在正是最有興味的時候。我就回轉身來，向抽屜裏取了 Sketch book，兩步併作一步地走下樓來，參加在她們的寫生隊中。

宋麗金本來不歡喜圖畫。自從進了這中學校以後，因為和我是同鄉，又是小學時代的同學，外加初入校時舉目無親，和我兩人相依為命，因此受了我的影響，如今對圖畫比我更歡喜了。自修室長吳文英呢，本來是一位各科都平均愛好的好學生，自從九一八之夜聽了秦先生那番講話之後，對於秦先生的人格學問忽然佩服起來。最近，在中學生雜誌裏讀了豐子愷先生的播音講演稿圖畫與人生，感動得很。曾經對我說道：『美術是精神的糧食，』這句話真對我每逢看見自修室裏的地板上丟滿花生殼和香蕉皮，比餓了一餐夜飯更加難過。每逢看見同學們穿着齷齪的衣服，比吞一個果核更加難過。原來是眼睛在那裏作怪。像你，做美術家的女兒的，到底幸福！你歡喜美術，精神的糧食常不缺乏。以後我也不肯忽略這方面的營養了。』從此以後她常常到圖書室裏去借美術書看，常常親近秦先生，對我和宋麗金更加要好了。上星期秦先生勸我們各人自製一冊速寫簿，把製法告訴我們。第二日，

吳文英發起合作，凡願製速寫簿者到她那裏簽名由她去買封面布紙頭絲帶和鉛筆，結果三十多人個個參加，人手一冊。就中宋吳兩同學，尤爲熱心。每逢課餘飯後睡前，必利用休息時間，練習人的姿勢的速寫。坐的、立的、睡的、遊戲的、運動的、工作的，都被描寫。然而限於學校內的光景，到底單調。今天是星期六，她們倆人就相約出門寫生，希望得些新鮮的材料。我的參加，原也是極高興的。

我們三人跑到了市外的樹林裏。樹林外面是大片的稻田，金黃色的稻掛下了沈重的穗，正待農人來割。涼風忽起，送來一陣新米飯的香氣。樹林裏面是一個小小的村落，村落裏有幾個村女，肩了竹耙或掃帚，走進樹林裏來，大家打掃落葉。她們的服裝個個不同，她們的姿勢時時變化。這正是最好的速寫畫材。我立刻躲在一株大樹背後，展開速寫簿來，開始寫生。宋麗金走到一個土墳背後，坐在地上寫生。吳文英的方法最巧妙：她並不躲避，只管向着她們站立，但時時把頭向着稻田方面眺望，假作描寫稻田的風景。村女們最初毫不介意，管自起勁地打掃落葉，演出種種姿勢來給我們速寫。後來，其中有一個人看穿了吳文英的戲法，忽然對她的同伴說道：「她們在畫我們呢！」於是大家拋了竹耙或掃帚，趕過來看。我和宋麗金立刻把 Sketch book 藏入袋裏。吳文英不慌不忙地招呼她們，就同最先趕到的村女談話起來。

「你們打掃這些樹葉兒，拿去做甚麼用？」

「我們拿去燒飯喫的。你們畫這些畫兒拿去甚麼用？」

「我們是拿去看看的。你們打掃落葉，樣子都很好看。」吳文英說着，把 Sketch book 翻開來，她們大家聚攏來看。有的笑着說：「眼睛鼻頭都沒有的！」有的驚訝地說：「哈哈！一把竹耙只有三個齒！」還有一個年輕的指着一幅速寫叫道：「這是三姑娘，穿裙子的！」又認真地指教吳文英道：「頭上還少描兩朵花，她是新娘子呀！」於是大家笑着對三姑娘看。三姑娘臉孔紅了，低下頭去。忽又伸起手來，向年輕的背上亂打。年輕的逃，三姑娘追，追到土墳背後，兩人一起滾倒在地。大家拍手大笑。我觀察這位新娘子，年紀比吳文英小，身材比宋麗金矮，打架時態度全同小孩子一樣。我心中驚詫得很。後來一個年紀最大的把她們勸開，大家談着話從新工作。我們也各自藏了速寫簿，大家談着話，緩步回校。

晚上，我們三人同到秦先生房間裏，把白天的速寫給她看，請她批評。卻先把新娘子打架的故事講給她聽。她聽了也好笑得很。對我們說：「這裏的村人總算是明白的，沒有阻礙你們的寫生。我以前有一次，把一個山鄉的村童 Sketch 一下，他的母親趕將過來，定要撕掉我的畫，說我是要拿去賣給洋鬼子，叫洋鬼子來捉他的靈魂的。我種種地辯解，她總不相信，那幅畫終於被她撕去，我還被她罵了一頓。真是好笑又好氣！」我們都表示同情。她繼續說：「這全是我國教育不普及的原故。他們都不受教育，不知道圖畫是甚麼。全中國的人知道 Sketch 這一個名詞的，恐怕不到萬分之一呢！」我們大家嘆

et fait pousser sans servir
de trivium à l'oppression. In sublimis
est hic la vera force



息。秦先生爲我們的速寫一一批評，並加以適當的修改。我有幾幅，自己也覺得不得要領，但不知道不對在甚麼地方。經秦先生加減數筆，忽然得要領了。我佩服之至！原來簡筆畫的省略法，筆劃的取捨很不容易。無關緊要的筆劃應該省略，主要的筆劃不可缺少。無關緊要的筆劃倘不省略，其畫燕雜；主要的筆劃倘缺少了，其畫不全。燕雜與不全，都是不得要領的。最後秦先生從書架裏檢出一幅畫來給我們做榜樣，她說：「這是十九世紀法國大畫家米葉（Millet）的鋼筆 Sketch，所描寫的是一個女人正在打掃落葉枯草來做野火的光景，取材大致和你們今天的 Sketch 相類，可供你們參考。你們看他的用筆多少得要領繁的地方不嫌其繁，簡的地方不嫌其簡。你們初學，不妨臨摹幾次，學點筆法。」

我們大家在速寫簿上臨摹米葉的 Sketch，又各向秦先生借了一本畫帖回去。從此我對於簡筆畫的興味愈加濃厚了。

二漁夫

星期六之夜，女同學四五人，每人帶了些食物，到秦先生的房間裏去閒談。花生米、栗子、文旦、瓜子，擺滿了秦先生的畫桌，把她的水彩畫具推在一旁了。秦先生看了笑着說：「你們又來 Picnic 了。我這房間倒像是野外呢。」宋麗金接着說：「不是野外，是一所美麗的花園。你們看，佈置多麼妥帖，陳設多麼美觀！比真的花園更藝術的呢！」秦先生歡喜地說：「那麼我就算花園的主人罷。主人應該請客，不好專吃客人的。」說着，開開櫥門拿出一盒胡桃糖來，繼續說：「這是我母親的手製品，今天才寄到的，你們大家吃些，是新胡桃做的。」她就坐在椅上，我們環坐在她的畫桌旁邊。電燈光把許多人的精神拉攏在一塊。大家說着，笑着，吃着，這真是弟弟所謂「學校生活的樂處。」吳文英忽然蹙着眉尖說道：「倘使我們和敵人開戰了，像今天這樣的快樂恐怕不會再有呢！」坐在秦先生身邊的年紀最小的女同學池明把剛才剝好的一個大栗子送進嘴裏，含糊地說道：「我們不怕炸彈，大家在後方做看護工作，空下來還是可以這樣地吃東西。」說過之後大囁起來，引得大家發笑。秦先生伸手拍拍她的背脊，笑着說：「一點不錯！我們還是可以談笑，還是可以唱歌，描畫，做一切快樂的事呢！」她似乎忽然

想到了一件事，對大家說道：「兩個漁夫的故事你們聽見過沒有？」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沒有。」我說了一句謊話。我其實早已在胡適之譯的短篇小說中讀過。但現在所以說謊者，一則爲了秦先生的講故事不照事實講，常在處處插入自己的感想，怪好聽的；二則倘我直說「已經讀過」，使她減少興味；即使肯講，也不起勁，致使同學們大家減少興味。所以我毅然地說了一句謊語。

秦先生拿起熱水壺來沖好一杯茶，揀了一塊胡桃糖，然後興味津津地講故事了。

「那一年普魯士同法國開戰，普兵圍困了巴黎城。法國將領死守着城門，沒有被打進來。但是城中絕了糧食。有許多人餓死了，有許多人吃着樹皮草根。其中有一個修鐘錶的人——名字我忘記了，姑且不去說牠——同一個開小店的老闆，有一天早晨，在荒涼的巴黎街上遇見了。兩人握着手說不出話來。原來他們是並不熟識的老朋友。」聽到這句話，大家驚訝地笑起來。秦先生便解釋：「因爲他們只是每星期日不約而同地在城外的河岸上一起釣魚，此外毫無關係，所以說他們並不熟識。又因爲他們釣魚的趣味完全一致，而且相伴得很久，所以說他們是老朋友。在太平時候，每逢星期日早上，兩人差不多同時來到河岸，笑着點點頭，便並坐下去釣魚，不說一句話。有時天氣太好，鐘錶司務忍不住說一句『好天氣呵！』小店老闆極誠地答應一句『再好沒有！』此外不再說話。」聽到這裏大家又笑起來。池明笑着，嚼碎了的花生米都湧出在口角上。

秦先生忽然拿起桌上的軟鉛筆對着展開着的畫紙警誡似地向着靠在她對面的桌上靜聽講故事的我說：「柳逢春，你不要動！只管裝着這姿勢聽我講，也不要注意我手上的動作。我一邊講故事，一邊爲你寫生。因爲你這姿勢好看。」同學們都把興味移注在我身上，一時秩序稍稍混亂。我努力保持着原來的姿態，同時喊道：「噲！你們忘記了人物寫生注意的第一條麼：『被別人寫，只當不知；看別人寫，偷偷地看！』大家不要看我，依舊聽講！」同學們立刻記起了秦先生的圖畫講義，同聲說道：「好，我們也『只當不知。』」秦先生講下去！秦先生一邊用鉛筆在紙上信手描寫，一邊繼續講話：「這兩人在太平時代這樣地一同釣魚，已經很久。但戰事發生以後，人們逃難都來不及，東西都沒得吃，那有心思釣魚？即使有心思，城門外都是敵人，城門口有兵士嚴守着，他們也不能再到原地方去釣魚了。」我偷偷地沈下眼睛去一瞥，看見她已打好大輪廓，頭部裏面劃分臉與髮兩區，頭部下面畫着打着結的兩臂的大體輪廓。雖然細部一點也不會畫，大體已經看得出一個熱心聽故事的人的姿態了。我繼續聽她講：「但是他們這一天在圍城裏相逢，大家興致極好，相約再到舊地方去釣魚。因爲小店老闆同守城門的中尉相熟識，可以出得城去。於是兩人各自回家去取了釣具，向中尉討個祕密的口號，把口號告訴守城門的兵士，兵士就放他們出城。他們到了老地方的河岸上，依舊並坐下來垂釣。然而環境大非昔比：四周絕無人影，但見礮火的痕跡；對岸的島上的房屋統統關門，好像多年不住人

了。其實有普魯士兵埋伏在裏頭。他們也知道這一點，預先商定，萬一敵兵來干涉，他們準備把魚送給他們。不久，槍礮聲起，敵兵又開始攻擊了！他們兩人正想躲到附近的葡萄藤下去，忽聞好幾個人的脚步聲走近來，頓，頓，頓，頓，「這時候同學們大家朝着秦先生的臉孔出神，有幾個張着嘴巴閉不攏來。我又偷看她的筆下，但見她已換了一支水彩筆，蘸上深青的顏料，正在使勁地畫我的頭髮。筆的動作和她嘴裏的「頓，頓，頓，頓」相應。我幾乎笑出來。斜窺坐在我身旁的宋麗金，看見她仰起頭假裝聽講，也偷偷地沈下眼睛來窺看秦先生的筆下；牠的鼻頭裏「嗯，嗯」地答應，她的口角忍不住要笑。我再看別人，原來她們都是這樣：一面假裝聽講，一面熱心地偷看寫生。我恐被秦先生看出，立刻又規規矩矩地做我的莫特爾了。但聽見她繼續說「頓，頓，頓，頓地走過來的，是四個普魯士兵，立刻把這兩漁夫網住，豬糞一般地抬了去……讓我畫了臉孔再講。」

這時候同學們大家公然地立起來看畫了。她們輕輕地說着「像來，像來！」「快來，快來！」「好看來，好看來！」獨有我同石像一般，依舊兩臂打着結伏在桌上，仰起頭傾聽那無聲的演講，大約有兩三分鐘之久。

「好，下面的容易畫了，繼續講給你們聽吧！那普魯士兵把兩個漁夫捉到營中，一個軍官就來審問。他說：『你們兩個好細，想探聽我們的軍情，卻假裝釣魚釣得好麼？』兩個漁夫不說話。軍官又說：

『照理，好細立刻槍斃。但現在我可以饒你們的命，好好地送你們回家，倘使你們能把通過城門的暗號告訴我。』兩漁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聲不響。軍官又說：『這時候秦先生已畫好手臂和衣服，只剩背景未畫。她放下了筆，對我們說：「大體畫好了，等一回再完成牠。你們暫且不要看畫，聽我講！」於是起勁地講起來。』軍官又說：『限你們五分鐘！倘不說，立刻槍斃，拋在河裏！』他拍拍小店老闆的肩膀，又說：『試想：五分鐘之後，你們兩個身體要沈在河底裏！你們總有親愛的人，捨得麼？』兩漁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還是不說。五分鐘過了，軍官命兵士架起槍來，同時自己走過來，把小店老闆拉到一旁，輕輕地對他說：『你說了，我不告訴你的朋友，假意怪你不肯說，使他不曾知道你說。我重賞你。』小店老闆不開口。軍官又拉鐘錶司務到一旁，同樣地騙他。鐘錶司務也不開口。於是他命令兵士準備放槍。小店老闆旋轉頭去對鐘錶司務說：『朋友，再會了！』鐘錶司務也對他說：『朋友，再會了！』槍聲響處，兩漁夫先後倒地。一會兒，兩個尸體被拋入河中，只見河面上浮起兩道血水。這兩個無名的小百姓，情願死，不肯洩漏軍機；情願槍斃，不肯賣國。這叫做『殺身以成仁。』他們當時只要動一動嘴巴，就可免死，且得重賞。你們試想：甚麼東西使得他們的嘴巴死不肯動的？』秦先生講畢了。

大家聽得非常興奮，忘記了一切。我吟味她最後一句話，也忘記了一切；但似乎覺得有件好事在後頭，正待去做。猛然想起了那張畫，立刻起身來看。但見花生米包紙底下，隱着一張水彩肖像 *Sketch*，

畫得非常生動。大家又忘記了一切，用另一種興奮來看畫。吳文英搖搖頭，自言自語道：「秦先生的手不知怎樣生的？怎麼一面講，一面會畫出這樣又像又美的畫來！」秦先生調着背景的顏料，緩緩地答道：「講同畫原是兩件事，講是理智的，畫是直感的，兩者可以同時並用；但逢到難畫的地方，我也要停講。況且這幅畫的成功，不是我的手高明的原故；一半由於今晚高興，一半由於柳逢春善於做莫特爾的原故。」我就向秦先生要這幅畫，當作做莫特爾的報酬。她允許我，但還在熱心地修改。

九點半鐘到了，我們收拾桌上的果殼，告別回寢室。我不期地得了一幅肖像，喜出望外。這晚做了許多好夢。

壁畫

上公民課時，金先生——就是鼻頭很大的訓育主任——一進教室的門，沒有一個不低着頭竊笑。因為他的大鼻頭上，不知怎的受了傷，貼着十字形的絆創膏。他的鼻頭本來大得可觀，如今加上了藥布和絆創膏，大得更可笑了。但又因為他是訓育主任，平日連我們打呵欠都要管到，大家忌憚他，沒有一個敢仰面出聲而笑。他上了講台，也低着頭，把眼睛挺起來，向滿堂偷看一遍。看見沒有動靜，就開始點名。點好了名，立刻翻開書來講「民權初步」一課，好像防人提出他鼻頭上的問題似的。

他正在講「集會的原則」，男同學馮士英離座，走到門邊的痰盂旁去吐痰。這是尋常的事，大家不以為意。但當他吐好了痰回座的時候，後面幾排男同學忽然出聲地笑起來。坐在我鄰近的女同學，有的低着頭吃吃地笑，有的向門角裏張望。我跟了她們的視線一望，但見教室的門正在慢慢地關攏來，而門背後的牆黑板上顯出一幅線條很粗的可笑的畫：一個大頭的側形，鼻頭比頭大兩三倍，鼻頭尖上貼着一個十字形的絆創膏，鼻頭旁邊還有一個小人，手拿一把鋸子，正在鋸鼻頭。這顯然是金先生的滑稽肖像。大家對着這幅肖像公然地笑。

我們的教室，門開在講台所靠着的一壁上，即先生背後的右方。我們的座位對着開門的一壁。這教室位在角裏，門外沒有人走過。故上課時門總不關上。教室中除講台所靠着的一壁外，其餘三壁上都有牆黑板，備學生演習算草之用。門常常開着，故門閉後的一段牆黑板被門遮住，比別的部分特別新而且黑。這幅粗筆的滑稽肖像畫在這上面異常顯著。這畫的作者不知是誰；但把門關上，使牠展覽在大衆之前的，無疑地是吐痰的馮士英。

金先生看見大家對着門角笑，把頭向右轉，凝視了一會，臉孔一陣紅，但強裝笑顏，說道：「這算是我的肖像麼？誰畫的？」大家低頭不說，也不笑。畫得不像我的鼻頭，難道這樣大的？」大家笑不可仰。「我的鼻頭上生一顆瘰，就會好的，何必把鼻頭鋸去呢？」大家笑得更厲害。難道圖畫先生教你們這樣畫的？畫的是誰？」他向級長問。級長立起來說：「我進教室後不看見有人畫。也許不是本級人畫的。」金先生又問：「剛才吐痰的是誰？」沒有人說話，但有許多人旋轉頭去向馮士英看。馮士英低着頭看書，一動也不動。金先生向馮士英注視一會，接着說：「不要講了，上課吧。」級長就離座，拿揩拭把畫迅速地揩去。下課後，金先生叫馮士英到訓育處，請他喫一頓「大菜」。圖畫教師秦先生也叫他到房間裏，又請他喫頓「大菜」。「喫大菜」是我們一級裏的方言，就是被先生叫去訓斥的意思。馮士英喫了兩頓「大菜」回來，向我們裝個鬼臉，伸伸舌頭，說：「喫飽了，今天中飯也喫不下了。別的沒啥，就是對不起。」

秦先生原來大鼻頭一下課就找秦先生說話，好像是秦先生叫我畫的，你看奇不奇？秦先生氣煞了。她說話時一直皺着眉頭。她說確是她教得不好，沒有預先關照我們不可用畫侮辱師長。這話使我很難受。我就向她認罪，並且表明誓不再犯。其實這並不算侮辱，你的鼻頭不是大的？能夠鋸下一段，算你幸氣呢！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晚上，我同宋麗金到秦先生房裏去慰問。秦先生的氣還未消盡。她最初說馮士英太會吵；後來怪金先生多事，輕輕地對我們說：「他怪我，真是笑話。畫了他要圖畫先生負責，那麼說了他要國語先生負責，打了他還要體育先生負責哩。況且這幅畫——我是沒有看見，聽他們說——也不算侮辱。卻是一幅『漫畫肖像』。我覺得可以欣賞，用不着動怒。」我們問她甚麼叫做「漫畫肖像」。她就高興地說道：「漫畫中有一種畫法：把人的顏貌的特點放大，（譬如鼻頭大的，畫成特別大些）畫成很可怕或很可笑，卻又很像相貌，叫做『漫畫肖像』。這是很困難的一種技術。各國的報紙及雜誌上，常有政治上的要人、名優、名人等的『漫畫肖像』。公然地登載着。被畫的人全不認爲侮辱。像從前美國的總統，曾經特地把自已的漫畫肖像收集攏來，隨時欣賞。法國有名的諷刺畫家獨米哀（Demier）曾經把國王的頭畫成一隻梨頭，很可笑，卻很像。國王見了，自己照照鏡子，笑了一笑，並不動怒。後來國王出門，人民望見了他都笑不可仰，失去禮儀。經他查問，知道他們是想起了獨米哀這幅漫畫的原故，心中覺

得不快。回宮後借了別的理由把獨米哀捉住，關在牢間裏。但也不久就釋放。法國還有一個漫畫家，把某女作家的面貌畫成豬獠一般。女作家並不動怒；她的丈夫卻認為侮辱，向官廳告狀。開審時，旁聽的人滿座。審問終了，裁判官婉言地對女作家的丈夫說：『他把你夫人描漫畫肖像，是好意，在你是光榮的。況且描得很像！我勸你撤回訴訟吧。』講到這裏，大家笑起來。秦先生一講到美術，一切不快都可忘

懷。現在她早把大鼻頭先生所給她的不快忘記了。她繼續講下去：

「原來漫畫家對人的相貌美不美的看法，與普通人相反：普通人所認為美的，譬如臉孔齊整，五官勻稱，頭面光潔的，在漫畫家看來一點不美。因為牠太平凡，毫無特點可捉，畫不起出色的漫畫肖像來，是不美



的。漫畫家所認為美的，是臉孔凹凸不勻，五官特殊發展，頭面奇形怪狀的相貌。因為牠特點顯著，容易捉住，一畫便像。但在普通人看來，就認為是醜陋的。這位金先生，他自己也許嫌自己貌醜，但在漫畫家

看來他正是個美人呢！大家又笑。

我問秦先生：「漫畫現在我國很流行。到底怎樣算好，我還不懂。有沒有標準的？」秦先生說：「也說不出一定的標準。但『抽象思想具體化而明快地表出』可說是良好漫畫的主要條件。」她伸手向書架裏抽一冊書，翻出一張來給我們看，說道：「喏！譬如這一幅，便是『抽象思想具體化而明快地表出』的一例。最近各國開軍縮會議，大家協議減縮軍備，共圖世界和平，但這都是空形式。實際上，各國都在增加軍備，醞釀大戰。——這點就是所謂『抽象思想』。抽象思想是畫不出的，但漫畫家能想出一種具體的狀態來，把這抽象思想明快地表出，使人一看就了解，而且比讀文章所得印象更深。例如這幅畫的作者想：軍縮會議是表面的，軍備擴張是暗中的；軍縮會議是虛空的，軍備擴張是實力的。於是他想出了具體化的方法：軍縮會議是表面的，可用三個穿大禮服的外國人在席上碰酒杯來代表。軍備擴張是暗中的，可用拳足交加的三個黑影來代表。又軍縮會議是虛空的，可畫得小些。軍備擴張是實力的，可畫得大些。這樣，這種抽象的思想就具體化爲人物和黑影，而明快地表出來了。從看畫的人方面說：我們先看前方，但見軍縮會議席上有三個要人很客氣地在碰杯。再看後方，原來三個大黑影拳足交加地在那裏打架哈哈哈哈哈……」我們同聲地「哈哈哈哈哈……」夜自修的下課鈴也跟着了「噹噹噹噹……」起來。我們就告辭。

寄寒衣

「姊姊：

「你的新綿襖已經做好，現在託宋家伯伯帶上，請你查收。姆媽叫我寫信對你說：這件綿襖雖是絲綿的，但是很薄，現在就可穿了。童子軍露營的時候不可不穿。因為我們生在產絲綿的地方，從小穿慣絲綿，嚴冬穿綿花要傷風，尤其是露營的夜裏。姆媽怕厚了穿在童子軍裝裏面太臃腫，所以翻得特別薄，而且裁得特別小，包你穿了不變大胖子。叫你切不可把綿襖藏在箱子裏，而只管挨凍。

「關於你的綿襖，我還有一點話對你說：這種衣料叫做『梅萼呢』，是我同姆媽兩人去買的那天廟街口新開綢緞店，我同姆媽去翦衣料。翦你的綿襖料時，姆媽叫我選。我看見他們櫥窗裏的衣料顏色和花樣很多，實在無從選起。後來我一想，你是歡喜純青灰色的，就選了一種沒有花紋的『標準布』。但是姆媽不贊成，說大姑娘家不宜穿得這麼素淨；青灰不妨，但總要有些花的。就叫我另選『梅萼呢』。我一看，都是很華麗的。只有一種曲線格子的，最為雅觀，就選中了牠。姆媽還不贊成，定要換一種梅花的。我說：『用這種布做了，姊姊一定不要穿，露營回來一定重傷風。』姆媽這才贊成，翦了我所

選定的曲線格子的『梅萼呢』拿回家裏給爸爸看，他說花紋很好。我很歡喜。仔細一看，果然很好。這種曲線格子不知怎樣畫的。橫線和直線都是水浪形，而且交叉的地方處處一律，毫沒一點參差。我用鉛筆在紙上畫畫看，無論如何也畫不正確。去問爸爸，爸爸說：『這是圖案畫，要用器具畫的。』我再問他用什麼器具，他說：『圖畫儀器將來我去尋出來教你畫。』說了就啣着香煙踱開去。我不再問他。第二天到校，我問華先生，在黑板上把浪紋格子畫給他看，問他怎樣可以畫得正確。他說：『這要用兩腳規畫，很難很難，但你們現在不必學這種畫。』我也不再問他。後來我把這事對華明說了。第二天華明到他爸爸——華先生——的抽屜裏偷出一隻兩腳規來給我看。我玩玩看，很有趣。旋一旋，一個圓圈；旋一旋，一個圓圈。用手來描，無論如何描不這樣正確。但是你的綿襖上的浪紋格子，用這傢伙怎樣描得出呢？我想不出，華明也想不出。華明去問他爸爸，他爸爸回答他的話，同我爸爸回答我的話一樣。搪塞。我不懂得這種浪紋格子的畫法，很不舒服，好像有一件事沒有做完，常常掛在心頭。華明笑我：『你不曉得的事多得很呢：飛機怎樣造，高射炮怎樣打，礦怎樣開……：天下的事，那裏知道得許多呢？』然而我不相信他的話。因為我想，這不過是一種畫法，不是那麼重大的事。我的要求，不算過分。現在我把這事告訴你，你在中學校，見聞較多，不知能把這種畫的方法告訴我嗎？

「這封信藏在綿襖袋裏，恐怕你不發見，另外在一張紙條上寫了『袋內有信』四個字，放在衣

包內。又恐怕你打開衣包時紙條要遺失，又在包面上寫了『內有紙條』四個字。還恐怕你不細看包面上的字，姆媽託宋家伯伯轉託宋麗金口頭關照你『包面上有字』。你看到了這信，寫個回信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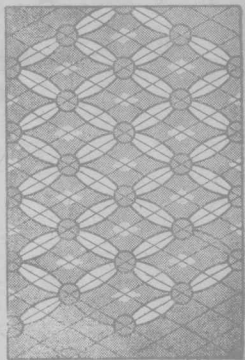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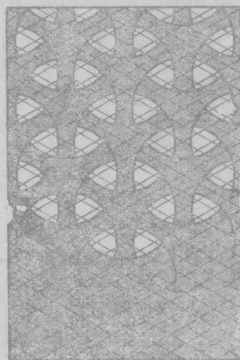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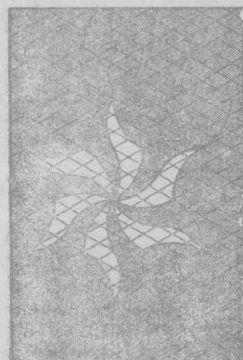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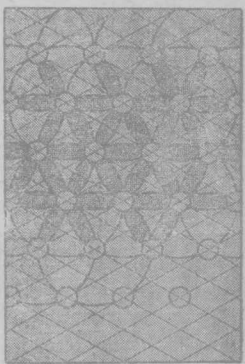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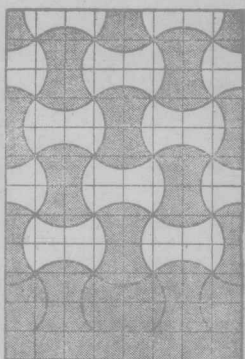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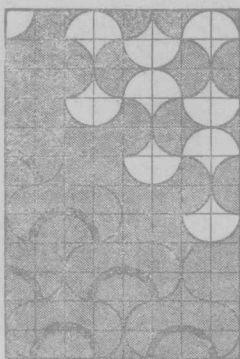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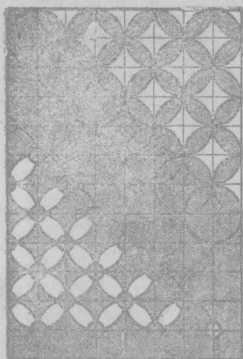
你的弟弟如金上言，十二月一日。

「弟弟：

「宋麗金送給我衣包的時候，再三關照我『袋內有信』。我讀完了信然後看見包內的條子，看見了條子然後看見包上的字。

「寄來的綿襖，我穿上去很稱身，而且顏色花紋也都很好。我試穿後，就一直穿上了。露營三天，已經過去。我們在露營中自己燒飯喫，非常有趣。晚上十個人同睡在一個營帳內，大家一身大汗，巴不得有人來偷營，出去透一口氣。那會傷風呢？我現在身體很好，不像從前在家裏時那麼怕冷怕熱。請你對姆媽說，叫她放心。

「衣料的顏色，我的確歡喜。花紋也很雅觀。畫這種花紋，我看了一會，覺得一定可用兩腳規畫；但怎樣畫法，一時想不出來。昨天晚上，我特地去問秦先生。她教了我種種有趣的畫法。我才知道兩腳規這件東西真是妙用無窮。現在我把她所教我的種種畫法描成一圖，寄給你看，想你一定很歡喜。同時我又買了一隻兩腳規寄給你，省得你叫華明去偷。我寄給你的圖中，有九個方塊，但共有十二種花樣，



因爲其中有三塊是每塊中含有二種花樣的。第一行中的右手旁邊的一塊，就是我的綿襖上的花紋。這花紋的畫法看似複雜，其實很簡單。你只要劃一張正方形的格子，以任何一個交叉點爲中心，以一個格的對角線爲半徑，作一個圓。這個圓一定通過八個方格。揩去了相對的每兩方格裏的弧線，其餘相對的每兩方格裏的弧線，就是相鄰的兩條浪紋的一部份。你依照圖中的格子仔細去看，一定容易悟通這畫法。很有規則，很死板，一點不難。你懂得了這種浪紋格子以後，別的花樣的畫法也都容易看懂，不必我一一細說了。萬一有看不懂的地方，可用兩腳規去試試看。能夠尋出每段弧線的圓心，就容易懂得牠的畫法了。你看懂了這十二種畫法以後，一定會自己創造出種種花樣來。只要先劃格子，正方的，長方的，斜方的，或者混合的。然後把兩腳規的尖腳放在格子的交點上，把兩腳規的開度自由伸縮，把弧線的連接自由支配，就可畫出無窮的花樣來。秦先生說：『織物圖案和裝飾圖案，全靠一隻兩腳規。』這傢伙真是妙用無窮的。

「弟弟！你玩了這傢伙，一定趣味很濃；但我要通知你：這不是很難的一種圖畫。這種畫有規則，很呆板；只要細心，誰都會描。反之，像那種寫生畫，沒有一定的規則，而美惡顯然不同，這才是美術上的難事，光是細心沒有用了。秦先生這樣說，我也這樣地感到。我覺得畫這種畫，好比做縫紉，只要耐心，一針一針地縫，總會縫得成功。寫生畫就不同：不一定要耐心，也不一定細心。有的時候，耐心了細心了反

而不好。用器畫注重機械的表現，同一題材，各人所描的結果大致一樣，反之，寫生畫注重個性的表現。十人同畫一種水果，畫出來的人人不同。所以你倘歡喜用器畫，須當牠圖畫的一部份而研究。在工藝美術、實用美術方面，用器畫是很重要的。現代的人，有賴於用器畫甚多。一切工藝，都是靠了用器畫的幫助而製成的。我們大家應該研究這種畫法；但這是圖畫的一部份。除此以外，我們還得研究別種圖畫。

「年假不到一個月了。我半年不回家，第一次回家時怎樣高興，現在也想像不出。

你的姊姊逢春謹覆，十二月四日。

援綏游藝大會

天氣一天冷似一天，不知不覺地入了嚴冬。校庭中，以前鬱鬱蒼蒼的梧桐樹，如今變成赤裸裸的幾根樹枝；以前青青的草地，如今很像一片焦土；以前到處有三三五五的散步者，如今連狗都不見一隻；以前常常擁擠着笑臉的教室窗子，如今都緊緊地關閉，只讓一隻煙囪的彎臂膊伸出在外面，向灰色的寒空中亂吐黑煙。——室外充滿了嚴寒的氣象。

然而在大會堂的室內，正與室外相反，充滿了熱烈的氣象。這並非爲了生着火爐的原故；只因敵兵侵犯綏北，我軍在冰天雪地中抗敵，居然獲得勝利。所以全校的同學少年個個異常憤慨而且興奮，正在熱烈地開會，討論援綏的辦法。

「背了竹筒向路人募捐，辦法不好；不懂事的人要說我們像叫化子，不明白的人還以爲我們拿去自己用的。我看還是開個游藝大會，發賣門票，每張大洋一角。大家分擔推銷：先生們每人擔任十張，同學們每人擔任五張。這樣，我們全校二十幾位先生和四百多同學，一共可以推銷二千多張，就有二百餘元可以寄送綏北去慰勞抗敵將士。背了竹筒募捐，那裏能得這數目？」學生會會長提議，全體同

學一致拍手贊成。會長繼續說：

「關於游藝大會推銷門票的辦法，蒙全體一致贊成，很好很好。現在我們來繼續討論這游藝大會的內容。會中所表演的，無非音樂、跳舞、演劇等種種藝術。但這不是每人都能參加的。我的意思，應由各級分別選擇出長於藝術的人才來，組織一個籌備會。然後由籌備會安排節目，分派任務，剋日練習，定期表演。」大家又是一陣拍手贊成。

經過了其他種種討論之後，方始散會。各班同學各自回到自己的教室，由級長主席，分別選擇游藝大會籌備會會員。我們這班裏投票的結果，我當選了。當晚籌備會就成立，借全校最大的春一教室開第一次會議。會員共有六十三人，男同學五十人，女同學十三人。我向全體迴視一周，覺得這裏所包含的不外兩種人：一種是平日最熱心圖畫音樂的人，一種是平日最會噪的人。推舉主席，討論節目，分派任務……大約經過兩小時之久。結果我被選為裝飾股幹事。

次日午飯後至上課的空間，我們的裝飾股幹事開會。有的人擔任辦器物，有的人擔任借衣飾，有的人擔任製背景……派到我名下的是繪製各種標語和大會門前的匾額。和我合作的還有一人，就是二年級的男同學秋葉心。他是我的小學時代的同學，同鄉，又是親戚。本來很親近；自從入中學以來，為這學校的校風——男女同學除上課外極少接近——所礙，反而生疏起來。我常覺得這是一種不

自然，不合理，而且幼稚的校風。這回，在衆心一致的愛國熱情之下，這種校風開始被打破了。在集會時，大家忘記了男女的區別，共同討論。在籌備中，大家忘記了男女的區別，共同辦事。這真是可喜的事。葉心哥本來最怕人笑，平日偶爾遇見我時絕不理睬，好似遇見仇敵一般。這會方始回復了從前的態度。他笑着對我說：「敵人的侵略，反使我們全校同學更加親密了！」我說：「不僅同學如此，全國民衆一定也會因了敵人的侵略而更加親密起來呢！」我們就商量我們的工作。

標語條子是小小的，還容易繪製。門口的大匾額，做起來倒很費事。「畫圖案字吧？」請先生寫大字吧？「用棉花堆出來吧？」用馬糞紙剪出來吧？」我們二人商量了好久，終於不決，就一同到秦先生房間裏請教。

秦先生說：「圖案字畫得好，也很醒目；但現今有許多圖案字廣告，把字體變得奇奇怪怪，非常難看，甚至不認識，變成了美術上的一種流行病，你們切不可犯。一定要請擅長書法的先生寫，也可不必。你們兩人的字體都還清秀，我看還是自己寫。」葉心哥說：「聽人說，書法有種種體裁，都要根據種種碑帖而練習的。我們毫無練習，怎麼敢寫大字呢？」我接着說：「我以前只臨過鄭孝胥的大字帖，總是臨不像。後來這人做了賣國賊，我氣煞了，立刻把帖撕碎，從此不再臨帖！」葉心哥和秦先生都笑起來。隨後她說：「碑帖中的字固然寫得好；初學時筆劃未整，不妨臨摹。但用筆漸有把握之後，不必臨摹，只

要看看各種字體的結構，筆力的輕重，以供自己的參考，也就夠了。寫字一定要模倣古人，這一說我很反對。」我們同聲表示贊同。她繼續說：「古人苦心經營，發明一種有特色的字體，確是美術上的創作。但後人何必一定要學他，而且定要學得很像呢？我主張寫字要各人自成一體，同各人的臉孔一樣。古人苦心經營的結果——那種碑帖——可供我們參考，但不是教我們依樣畫葫蘆的。用圖畫的眼光來看書法，字無非是各種線條的結合。各種字體，皆線因條結合法不同而生。而線條結合法的不同，分析起來不外兩條路：第一是線條的構造。這好比圖畫的構圖，又好比造屋的木材。第二是線條的粗細剛柔。這好比圖畫的筆法，又好比造屋的蓋砌。前者當然比後者更爲重要。譬如圖畫，構圖不好，筆法雖好無益。譬如造屋，木材架子搭得不好，蓋砌雖好無用。再用人體來比方，線條的構造猶之骨骼，線條的粗細剛柔猶之筋肉。骨骼倘有缺陷，筋肉雖然健全，其人終是殘廢者。」這時候，恰巧駝背的王媽提了水壺進來倒開水。見了她，我們三人一齊笑起來，弄得她莫名其妙。

索性溫厚的秦先生立刻注意到了自己的行爲近於殘酷，趕快斂住笑聲，繼續對我們說：「所以我勸你們自己去寫。只要筆劃的構造妥帖，筆劃的粗細剛柔適當，能使觀者得到明白爽快的印象，便是好字。但切莫模倣那種無理地好奇的圖案字。至於用綿花堆，用馬糞紙剪，我看也可不必去買那種淡黃色的布，用鮮紅色寫上『援綏游藝大會』六個字。四周也不用花紋，但用雙線加一道邊。這樣，色

援 綏 游 藝 大 會

彩溫暖而有生氣，形式正大而明快，很可以象徵你們的愛國熱忱呢。」我們領教，告辭。

辦到了布和顏料，先由葉心哥用木炭在布上劃出每個一尺半見方的六個字的骨骼，然後由我一附筋肉去。經過幾度修改之後，兩人同把紅顏料塗上去。——我們的寫大字真同畫圖一樣。

畫好了字，擡出去晒。許多人走過來看。有的同學問：「字誰寫的？」我說：「他寫的。」他說：「她寫的。」他們笑着說：「你們二人同寫的真是『同心』的了！」我們被說得難為情起來。不意校長的聲音在人叢背後響出：「很好！正要萬衆『同心』才可援綏抗敵！」於是大家齊聲吶喊起來：

「萬衆同心！援綏抗敵！」